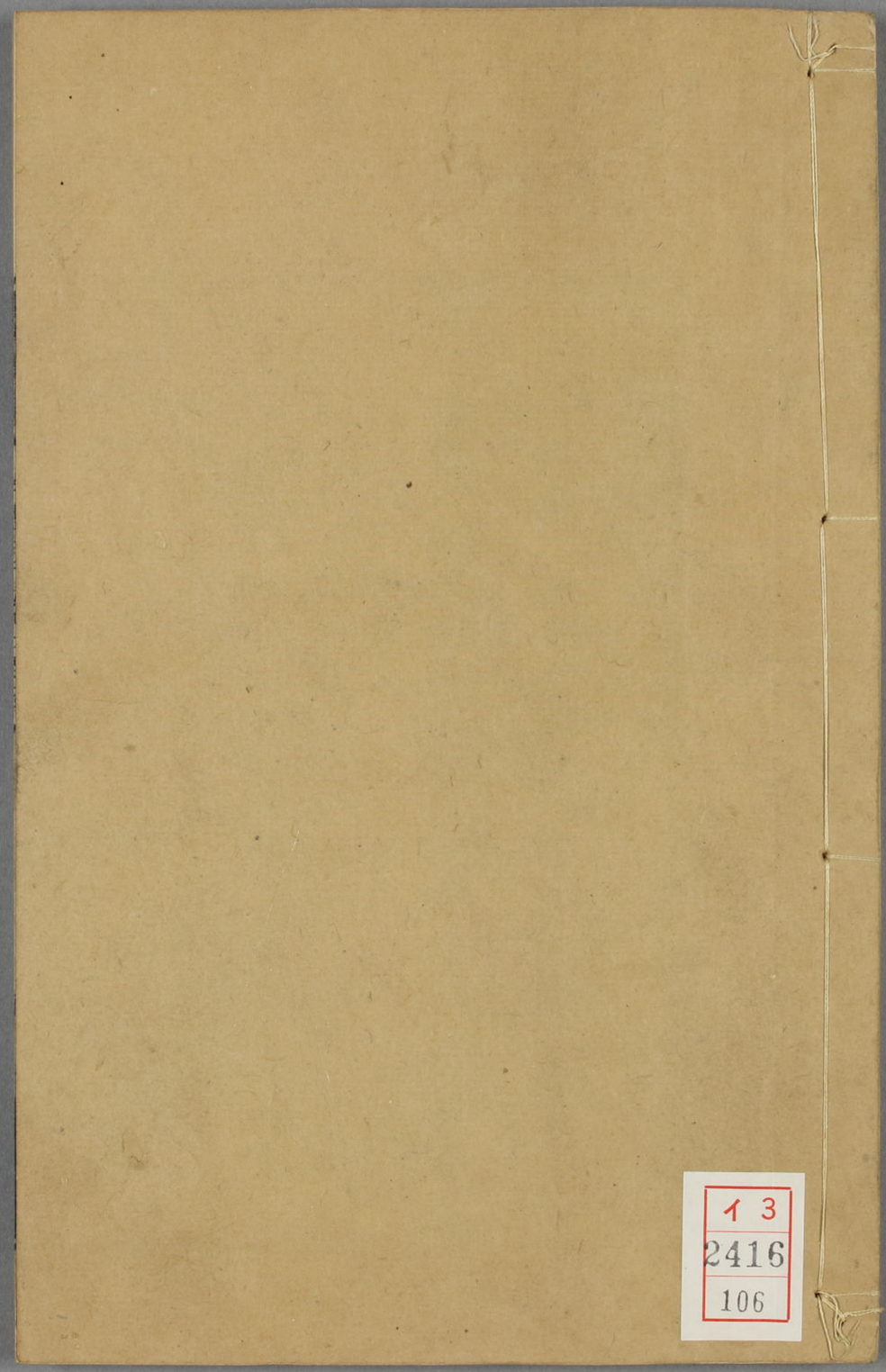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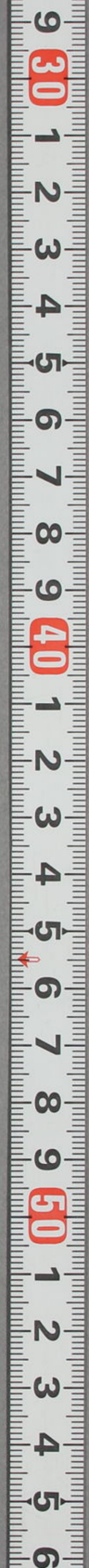




1 3
2416
106



I3
2416
106

鞍一

原初學記曰說文曰鞍馬鞁具也鹽鐵論曰古者繩韝革鞮皮薦而已其後代以革鞍鐵鑣而不飾其後乃有鏤鞴鞍紫茸韉高橋鞍魏百官各有紫茸韉頭高橋鞍一具或有金銀翠毛之飾永昌記曰文帝秦王金銀鞍加翠毛之飾又有障泥障汗亦曰汗鞯尾珂亦從鞍以爲飾鹽鐵論曰今富者罽繡汗鞯魏百官各有亦茸珂石鞯尾一具服虔通俗文曰凡勒飾曰珂

增太公六韜曰車騎之將軍馬不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不備者誅吳子曰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

半澤文庫

<2004-666>

六景曲記曰周世以膏腴之沃壤豐鎬之寶地大啓封境以封秦釋鞍授鞅假驥他人欲無陵已其可得乎

桂海虞衡志曰蠻鞍西南諸蕃所作不用鞦但空垂兩木鐙鐙之狀刻如小龕藏足指其中恐入榛棘傷足也後嵌鏇木爲大錢纍纍貫數百狀如中國騾驢鞦

鞍二

增 漢書李廣傳曰廣從百騎遇匈奴數千騎令皆下馬解鞍匈奴怪之弗敢擊 唐書和逢堯傳突厥默啜請尚公主逢堯以御史丞攝鴻臚卿報可默啜遣貴近頡利來曰詔送金鏤具鞍乃塗金非天子意使者不可信

雖得公主猶非實堯謂曰漢法重女壻而送鞍具欲安且久不以金爲貴可汗乃貪金而不貴信耶 又郭英乂傳曰英乂拜劒南節度使肆志無所憚教女伎乘驢擊毬細鞍寶勒及它服用日無慮數萬費 通鑑宋紀曰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鬻鞍材爲業市人呼爲楊鞍兒遂自名楊鞍兒泰和中金人南侵安兒時爲羣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 遼史曰遼主納后儀皇后車至便殿東南七十步止惕隱夫人請降車負銀罌捧縢履黃道行後一人張羔裘若龔之前一婦人捧鏡却行置鞍於道后過其上乃詣神主室

鞍三

金梁

三輔決錄曰平陵公孫奮富聞京師梁冀知奮松以鏤鬬鞍遺奮奮從貸五千萬

照人

魏志曰太祖馬鞍在庫爲鼠所齧庫吏懼死邯哀王沖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衣者狀王不吉太祖問之沖曰俗齧鞍鬪太祖笑曰兒衣在側而齧況懸柱乎吉延年從軍詩曰從軍何等樂一騶乘雙駿鞍馬照人白龍驤自動作

紫茸

翠毛

並詳前敘

賜桓

迎魯

東觀漢記曰永元元年西謁園陵桓郁兼羽林中郎將上賜馬二疋并鞍勒防汗吳志曰曹公破走魯肅即先還孫權大請諸將肅將入閤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足以顯卿也書曰光武徵趙憙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憙下詣鏤鬬注

琉璃

玫珂

西京雜記曰武帝時身毒國獻白光琉璃鞍又武帝得貳師天馬造玫珂石爲鞍

無飾

誤取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皇后時諸王入朝問起居上望百萬漢書曰許廣漢武帝上甘泉誤取他郎鞍以被馬發覺罪當死有詔下郎鞍在暗室光照十丈無金銀彩飾以白太后各賜錢五

鑞室

增鐵瑕

青玉

晉書載記劉曜傳曰隴右陳安驅驄交馬鐵右手執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馬走斬之隴右歌之曰平先與安戰三交奪其蛇矛安棄曰隴上壯士有陳安驅驄交馬鐵瑕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端曰孫文臺獲青玉馬鞍其光照衢當前崔豹古今注曰雲仙雜記王武子好馬非豹古今注曰雲仙雜記王武子好馬非海錯曰柳葉金障泥上元則歸行正旦則龍嬌皺中秋則玉龍葱絡重午則龍嬌皺中秋則玉龍葱絡秋社則塗金鞍冬至則嘶風韉除則餵馬以明沙豆薔薇草冬月可暖

隱身

塗金

煖玉

詞林海月鸚清明則剪水鞭重陽則蟬兒韉春秋則餵馬以明沙豆薔薇草冬月可暖

隱身

北史李彌傳曰彌弟撫長不盈五尺跨馬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見曰避此小兒通鑑五代

置槍

紀曰王彥章驍勇絕倫每戰用二鐵槍皆重百斤一置鞍中一在手所向無前

寶鈿

紅繡

唐書王難得傳曰難得爲河源軍使吐蕃贊子郎支都者恃趫敏乘名馬寶鈿鞍略陣挑戰甚閑暇無敢校者

北轅録曰宋遣使賀金國生辰入見金主時殿廊之西馬有鞴紅繡鞍者數疋乃高麗所進

結珠

獻玉

通鑑宋紀曰南漢主劉鋹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爲獻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帝謂左右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宋史曰太祖時沙州節度使曹元忠瓜州團練使曹延繼等遣使獻玉鞍勒馬

原

挂長林

發高獄

謝惠連詩曰挂長林發高獄

增

賞戰士

賜近臣

唐書肅宗修川渭劉玥扶風歌擊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

廢后張氏傳曰初建寧王俊數短后於帝上皇在蜀以請分以賞戰士俊助泌請故后怨七寶鞍賜后死

宋史曰太宗四年賜近臣鞍馬衣服金帶有差

辛被譖從

李泌請

氣如火

光照衢

唐書肅宗初太子建寧王俊與岐王有玉鞍一面每至冬月則置在坐如温火之氣下詳見

禄勝貢

國珍獻

勝貢玉勒鞍名馬寶器願以

兵助討繼遷

典故紀聞曰太祖爲吳王時方國珍以金玉飾馬鞍來獻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卻其獻

原

青蓋金鞍

白馬銀鞍

張華詩曰青蓋覆金鞍乾羅見神乘白馬銀鞍

馬鞍

吳録曰孫權駐軍上馬而賊鋒忽已將擁衛而勝祖與諸留南岸斷後超白太祖宜去濟船重馬鞍蔽太祖右手並沂船重欲沒左手牽沂船僅乃得渡

呼延作字

魏志云許褚從討韓遂馬超于潼關太超步騎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

普

呼延贊

武勇爲衛士直

魏書曰呼延贊本不與契丹同生編制其體其眉內折之注下詳見賞戰士注

據鞍顧盼

李泌請分長自言受國

文公談苑曰

作赤心殺契丹字反其鞍兵仗皆作其字

下

據鞍馳騁後漢馬援年六十二請擊武陵五溪蠻光武許之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

後魏書曰畢衆敬年七十鬚髮皓白而氣力未衰據鞍

馳騁有若少壯

解鞍礪鏃　解鞍潰圍　五代史曰李嗣昭攻梁那洛出青山遇萬從周兵嗣昭大敗走梁兵追之嗣源從間道後至謂嗣昭曰爲公一戰乃解鞍礪鏃嗣源爲陣左右指畫梁追兵望之莫測嗣源急呼曰吾取葛公上馬可勿動乃馳騎犯之出入奮擊嗣昭繼進梁兵解去　南史周文育傳曰武帝破蔡路養於南野文育右手搏戰左手解鞍潰圍重矢石兩下所乘馬死文育而出上馬墮鞍中箭徹鞍鎮京口畯辭因試畯就上馬墮鞍乃聽之人嘉其實讓晉書毛寶傳曰寶救桓宣兵敗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

鞍四

晉身不離鞍　劉備曰往時身不離鞍髀裏肉消　取髑髏著鞍　魏略曰王忠昔嘗獲人時因從駕出行令取冢間髑髏著忠馬鞍以爲嬉戲　手執鞍橋倒立　後魏書曰傅永有氣幹拳勇馳騁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

曰行愈有賜馬及珍寶令史私馳馬馬踶壞鞍不加罪都督杭雄鎮寧夏一日以數騎出值賊稍衆公令悉下馬取馬鞍爲壘跪射賊退解衣腋中落血塊如盃蓋中飛矢不自知也

鞍五

晉賦晉傅元馳射馬賦曰百鳥齊興六驥孔閑金銜玉羈文勒鏤鞍明珂景朗華珥采鮮　周庾信華林園馬射賦曰控玉勒而搖星跨金鞍而動月　搖星掣矢也動月張弓也

原銘後漢李尤鞍銘曰駈驟馳逐騰躍覆被雖其捷習亦有顛沛井羸其瓶罔不斯敗

原表魏曹植上銀鞍表曰於先武皇帝世敕此銀鞍一

具初不敢乘謹奉上

原 啓宋劉義恭謝金梁鞍啓曰賜臣供御金梁橋鞍制作精巧宜副龍駟聖慈下逮猥垂光錫

轡一

原 初學記曰釋名曰轡拂也言牽引拂戾以制馬也轡之爲飾有銜勒鑣羈韁韘之類以成其用也銜在口中啣之也勒絡也絡其頭而引之鑣包也在旁包斂其口也羈檢也所以持制之也韁疆也繫之使不得出疆限也韁亦曰勒故埤蒼曰勒馬韁也韘控制之義通俗文云所以制馬曰韘夫轡之於馬也猶人君以吏之御人也故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人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人力和安人心故令不再而人順從刑不用而天下定矣

轡二

晉北史崔暹傳曰齊神武高歡如鄴羣臣迎於紫陌神武握暹手勞之賜暹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神武親爲攏之而受轡

轡三

原 令舍 犯軼 周禮曰 縣轡

取玉路以祀及犯軼王 縣轡於所當舍止之處

馭下祝登受轡犯軼遂 又大馭掌

馳六轡如濡 又曰 自左馭 如濡 沃若 毛詩曰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 我馬維

善御馬者正 君政

身以總轡 臣祿 又曰閔子騫爲費宰問政

吏者轡也刑者策也人 子孔子曰君者人也

南子云灌衢者人主之 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銜轡矣 淮

千乘弭 百馬齊 坊記 在手 正身

善哉行曰百馬 又曰馹牡孔阜六

齊轡御由造父 令 轡在手 家語曰

制下 禮齊人 孔子適衛將軍文子問曰今

轡所以制下也 又曰 孔子曰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今

之以刑而猶弗勝何 禮之齊也 孔子曰禮之齊人譬

之於御 則轡也 奔馬委 上車攝轡 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

赦者奔馬之委轡也 無赦者痤疽之礦石也 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故

淮南子曰王良造父 御也 上車攝轡 馬爲齊整

縣 大僕執 上詳令舍注 百官春秋曰大駕公卿奉

法駕則河南尹奉引太僕執轡大將軍陪乘光武東京郊祀

車都尉執轡侍中參乘 執轡大將軍陪乘光武東京郊祀

御者得之於衛應之於 奉 得之於手 應之於心 列子曰凡

轡得之於手 應之於 乘

心 增 授轡而射 枕轡而寢 左傳

增 執轡三失 莊子 盜跖篇曰孔子聞跖言再拜趨走出

門上車執轡 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

按轡躡後 唐書李密 密傳曰密以蒲鞯乘牛挂漢書一

帙角上行 行且讀楊素適見于道按轡躡其

後曰何書生勤如此　親轡筆又張昜之昌宗傳曰昌宗興不
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顏色親執轡筆　攬轡便辟又白孝德傳曰史思明
挑戰李光弼顧諸將曰孰能取是賊左右以孝德對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擁二矛策馬絕河半濟僕固懷恩
賀曰事克矣其攬轡便辟可萬全者

總五

增詩唐李賀相勸酒詩曰羲和驌六轡晝夕不曾閑彈烏崦嵫竹栎馬蟠桃鞭栎注烏日烏也栎音叱朴也

原銘後漢李尤轡銘曰轡銜在手急緩必時賞罰在心中和是思馬知良銜進取道里人知善政令行禁止

鞭一

原初學記曰鞭策筆皆馬檛之名說文所謂驅者也古者用革以朴罪人亦以驅馬故其文從革書曰鞭作官刑此則施於民也傳曰左執鞭弭又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此則施之馬也其後以竹代革又策筆二文又並從竹蓋因驅策筆擊之義以立名也漢書婁敬曰周太王以狄伐杖馬箠去居岐禮記曰獻車馬者執策綏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則其事也　瓚莊子曰前有橛飾之患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史記秦始皇紀引過秦論曰執捶拊以鞭笞天下　淮南子曰若夫鉗且太丙之御也除轡舍銜去鞭棄策軍

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　說苑曰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日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又杜夷幽求曰召渴者以臨河不待鞭箠而自至　通鑑曰唐舊儀每日尚乘以廄馬八疋分為左右廂立於正殿側宮門外俟仗下即散若大陳設則馬在樂懸之北與大象相次進馬二人戎服執鞭待立於馬之左隨馬進退遼志曰契丹人見旋風合眼用鞭望空打四十九下口中道坤不刻七聲　桂海虞衡志曰蠻鞭刻木節節如竹根朱墨間漆之長纔四五寸其首有鐵環貫二皮條以策馬

增

左傳曰晉荀瑤帥師伐鄭鄭駟弘請救於齊陳成子救鄭及濮雨不涉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　漢書李廣傳曰廣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絡而盛之卧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旁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　吳志魯肅傳曰曹公破走權大請諸將迎肅將入門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特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咸愕然既坐徐舉鞭曰願至尊威德加於四海總括九州

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拊掌歡笑
又陸遜傳注吳錄曰假遜黃鉞吳王親執鞭以見之
江表傳曰孫權攻合肥不能下撤軍將退兵已上道
權與呂蒙蔣欽凌統等在後張遼帥六七千人奄至圍數重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見徹丈餘無板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鞭緩轡利于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成都王穎誅黃門孟玖於是東海王越高密王簡皆懼奔國琅邪王睿又將出焉而徽禁甚密穎又先下諸津禁止諸貴人至河陽乃見拘焉宋典後至以鞭拂之曰舍長官禁貴人而爾見拘耶因大笑之吏乃放遣因得歸國　唐書韓思復傳曰思復轉汴州司戶仁恕不行鞭罰　通鑑宋紀曰吳曦未叛時嘗校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轔載雜襲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清霽仰見月中有一人騎而垂鞭與已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爲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謀由是而決　詞林海錯曰列仙傳王暉種黃精虎爲之耕出入亦乘虎鞭策如乘馬　說淵王賈傳曰賈有異術嘗白諸父曰太行南泌河灣澳內有兩龍請同觀之於是至泌河淵深處賈入

水以鞭畫之水爲之分下有大石二龍盤繞之一白一黑各長數丈見人沖天諸父大驚良久瞻視賈曰既見矣將復之因以鞭揮之水合如舊

鞭三

楚令

秦謠

左傳曰楚靈王使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溪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杜預注曰執鞭以教令

秦録

崔鴻前秦録曰苻堅時謡言長鞭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避

李尤

李尤馬鞭筆銘見後

魏文帝

魏文帝臨淄賦曰建安十八年從上拜墳墓遂乘馬遊觀東固遵渦水駐馬書鞭爲臨渦賦

持鐵

埋銅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王敦謀害王澄而澄衆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衛記曰六山者句踐於此鑄銅銅不鑠則埋之上生馬蓋句踐遣使者取從南社種之飾爲馬策劇于吳

執鞭

接策

左傳曰晉公子重耳對楚

子曰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公羊傳曰陽虎將殺季孫於蒲使臨南投策使楊虎越下取策陽虎從而射之矢著於莊門

齊人

數馬

漢書曰石慶爲太僕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

馬箠

驅鞭

上詳策也

魏百官名

前敘魏百官名曰驅馬鞭二枚

拄地

指天

異苑曰昔有人乘馬相對悽愴捕遂造焉以策拄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摧然已爛顧其馬骸骨枯朽矣

齊

宋書曰義旗起桓元戰敗將出奔胡番提元馬鞚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捨此歸可復得乎元直以馬鞭指天而已

夢

上詳齊人注夢書曰占夢得鞭策欲有使也

越銅

晉金

上詳埋銅注世說曰干敦在姑孰晉明帝出看敦覺追帝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姥云去已久矣

唐著鞭留鞭

算鞭

數鞭

左傳曰晉侯使郤犨聘于楚楚子享之有加籩焉郤至辭曰君賜之命以敵舅氏敢辱大禮東閤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闔注枚馬撾也閶門扇也數其板示不恐書劉晏傳曰晏每朝謁馬上以鞭算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祖逖與劉琨中夜而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相避于中原後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常恐祖生先我著鞭耳詞林海錯曰天寶遺事姚元崇牧荊州三年受代吏民遮道不使去所乘之馬鞭轡皆截留之以表瞻戀

飾珊瑚施象牙涼州記曰咸寧二年發張駿陵得鞭以珊瑚張華輕薄篇曰橫簪刻玳瑁長鞭施象牙

擊亭長　督生徒漢書曰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呵之告以官名亭長嗔曰寧有符傳耶士以馬箠擊亭長唐書陽嶠傳曰嶠好學喜誘勸後生生徒游情者至督以鞭

捉青柄　見錦囊異苑曰長山張舒以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奄見一人著朱衣平上幘手提青柄馬鞭云如汝可教便隨吾去見素絲繩繫長梯來下舒上梯乃造大城綺堂洞室地如黃金有一人長大不巾幘獨坐絳紗帳中語舒曰主者誤取汝賜汝祕術卜占勿貪錢賄舒亦不覺受之劉義慶幽明錄曰廣陵韓咨字興彥陳敏反時與敏弟恢戰于尋陽還營下馬覽鞭重見有綠錦囊中有短卷書著鞭皆不知所從來問視之故穀紙或神咒經空髑髏兢然有形撤以馬箠因而問之下見元鎮詩詳鞭五

調四馬　笞八極　鹽鐵論曰文帝時統轡入朝帝以精刀寶鞭賜之曰下有唐書張建封傳曰建封來朝還所持鞭賜之曰卿節誼歲寒弗渝故用此為貺

以鞭藏刃　以鞭示騎　張凝書戒之曰昔峯彭來歙戒見害丁刺客明將軍宜警前事少以為警後禕詩節行酒醉魏降人郭脩太過者以吾鞭之鎮德宗使左右以所以鞭藏小刀刺禕數日而薨　晉書云王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巴驢微行至于湖陰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亦馳去見逆旅賣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帝僅而獲免

撇髑髏　韓顯胤莊子曰莊子之楚見撇以馬箠因詳鞭五

樹致富　投江斷流

晉書淳于智傳曰上党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智卜之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窓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病者亦愈　崔鴻前秦録曰苻堅引羣臣議伐晉太子右率石越諫堅曰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　唐書曰唐兵至霍邑宋老生不出太宗從數騎傳其城舉鞭指麾若將圍之者老生怒出背水陣數騎傳其城視朝從禁中出則鳴鞭傳警　百步射鞭　八編類纂曰李克用父子七人轄鞮鬱鬱不得志又常懼射獵或掛針於木或立馬鞭白步射之輒中羣豪皆服以爲神下詳鞭五

杖馬箠下趙　挑馬箠渡河

史記張耳陳餘傳趙養卒數十城唐書封常清見帝大言曰臣請馳至東京悉召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　唐書封常清見帝大言曰臣請馳至東京悉召募驍勇挑馬箠渡河計日取逆首以獻天子壯之

舉鞭指麾　鳴鞭傳警

電鞭

淮南子云大丈夫恬然無思淡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騶電以爲鞭策雷以爲車輪又曹植九詠曰乘遶響兮執電鞭

揚鞭市門

唐書食貨志曰宰相李林甫請出絹布三百萬疋平估收錢物價踊貴訴者日萬人兵部侍郎楊國忠欲招權以市恩揚鞭市門曰行當復之明日詔復行　玲瓏鞭　又蘇頲傳曰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舊錢半臂琵琶捍撥玲瓏鞭頭不肯予因上言遣使御命先取急非陛下以山澤贍軍費不可取意

扶王使前

通鑑唐紀曰初黃巢之亂王多徒行至山土爲壽王從僖宗幸蜀時事出倉猝諸王谷中壽王疲乏不能前臥磚石上田令孜自後至趨之行王曰足痛幸軍容給一馬令孜曰此深山安得馬以鞭扶王使前王顧而不言心銜之及即位遣人監西川軍令孜不奉詔死號鐵鞭郎君出則以爲前驅

鐵鞭郎君

五代史曰安重榮使人爲大鐵鞭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以獻誰其民曰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

視鞭所指

八編類纂曰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

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水及馬腹皆渡使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由是遂克黃龍府　沒下梢　喫車志曰通亮末年自製尖鞨頭極長銳云便於蹬而足指所不及謂之不頭又爲短鞭僅存其半謂之沒下梢其後渝盟犯順果爲其下所戕死於江上

鞭五

詩　唐李昌符詠鐵馬鞭詩曰漢將臨流得鐵鞭鄂侯名字舊雕鐫須爲聖代無雙物肯逐將軍臥九泉汗馬不侵誅寇血神功全見補亡篇時來終薦明君用莫歎沈埋二百年　高適詠馬鞭詩曰龍竹養根凡幾年工人截之爲長鞭一節一目皆天然珠重重星連連繞指柔純金堅繩不直規不圓把向空中捎一聲良馬有心

日馳千　元稹詠野節鞭詩曰神鞭鞭宇宙玉鞭鞭騏驥緊綰野節鞭本用鞭顯顯又云金堅無繳遶玉滑無塵膩青蛇折生石不刺山阿地烏龜旋眼班不染江頭淚長看雷雨痕未忍駑駘試　又辟州鞭詩曰劉二十八以文石枕見贈仍題絕句以將厚意因持辟州鞭酬謝兼廣爲四韻枕截文瓊珠綴篇野人酬贈辟州鞭用長時節君須策泥醉風雲我要眠歌眄彩霞臨藥竈執陪仙仗引爐煙張騫却上知何日隨會歸期在此年

賦　晉傅元良馬賦曰鞭不得搖手不得動忽然增逝肉飛骨踴　又馳射馬賦曰佪如革戾如膠鞭裁向腹

奮尾跳尻　後周庾信華林園馬射賦曰鳴鞭則汗赭
晉銘古詩紀周武王筆銘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
則蹶民劇則敗　原後漢李尤馬筆銘曰御者筆策示
有威怒東野之敗督責過度
晉表魏曹植陳審舉表曰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路撮
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
唐文唐柳宗元鞭賈文曰富者以五萬買鞭曰吾愛其
黃而澤柳子湯以濯之則退然楛贈然白黃者梔也澤
者蠟也今之梔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亦多矣
晉晉温嶠與陶公書曰奉惠赤角一具及靴皷馬鞭
皷角既周軍用馬鞭服以周旋偃武之日乃當藏之篋
笥耳　又表宏與范曾書曰四海鼎沸天纔將移杖短
策以晨征登重幕以吐奇指六合以倒戈望崐崘而舉
麾

勒一

晉釋名曰勒絡也絡其頭而引之也　字彙曰有銜曰
勒無銜曰羈　劉芳毛詩箋音義証曰纔是御者所執
者也不得以纔爲勒且舊語云馬勒不云纔以勒爲纔
者蓋是北人避石勒名也今南人皆云馬勒而以鞚爲
纔反覆推之此爲明証又詩稱執纔如組又曰六纔在

手以所執爲轡審矣今俗儒咸以轡爲勒而曾無寤者

家語曰閔子問政於孔子子曰德法者御民之具猶馬之有銜勒也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辟民必流國必亡

勒二

晉書愍懷太子傳曰太子好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爲樂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涼州胡安據盜發張駿墓得珊瑚馬轡瑪瑙鐘黃金勒　又永昌記曰哀牢王出入射獵騎馬金銀鞍勒加翠毛之飾

勒三

涼瑪瑙金銀　西京雜記曰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以白玉作之瑪瑙石爲勒白光琉璃爲鞍繡乘之述異記云乾羅慕容廆十世祖也見神著金銀襦馬白馬金銀鞍勒自天而降又說苑云田子方渡西河造翟璜乘軒車載華蓋金銀之勒駟馬八十乘　純黑金琅　東觀漢記詳鞍鹽鐵論云古者庶民賤騎繩控革鞮皮薦而已及其後革鞮韋蓋金銀之勒駟馬今富者轡以銀韁黃金琅勒罔繡鞶鞮成鐵纏不飾今家拿汗垂河胡鮮　晉馬不解勒　馬不施勒　淮南子曰雁門之北秋不穀食賤長

勒四

貴壯各上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　宋史曰太祖少時學騎射輒出人上嘗試惡馬不施銜勒馬逸上城斜道額觸門楣墜地人以爲首必碎太祖徐起更追馬騰上一無所傷

增 珠結戲龍 通鑑宋紀曰南漢主劉鋹性奢巧嘗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以獻太祖

勒五

增 詩 晉棗據詩騏驥伏吳坂不與伯樂俱駑馬同銜勒豈得獨卓殊

原 賦 魏陳琳瑪瑙勒賦曰夫珍物寄中山之崇岡稟金德之靈施含白虎之華章扇朝方之元氣喜南離之炎陽歛中區之黃采曜東夏之純蒼苞五色之明麗配皎日之流光內照浮景外鮮文繁奇章異采灼爛其間爾乃藉彼朱罽華勒用成騈居列跱煥若羅星 增 王粲瑪瑙勒賦曰因姿象形匪彫匪刻厥容應規厥性順德御世嗣之駿服表騄驥之儀則 王沈瑪瑙勒賦曰厥象伊何如規之盈鮫鱗紆鬱白黑殊形如冰之潔如玉之貞固乾坤之所育今匪彫鏤而自成爾乃施飾龍首加服鸞鑣和鈴鏘鏘迴景逍遥

原 序 魏文帝瑪瑙勒賦序曰瑪瑙玉屬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其方人因以名之或以繫頸或以飾勒余有斯勒美而賦之命陳琳王粲并作

鑣一

增 釋名曰鑣包也所以在傍包斂其口也 爾雅曰鑣謂之鐵注馬勒旁鐵 毛詩曰游于北園四馬既閑轡車鸞

鑣載獵歌驕　宇彙曰鑣馬銜也今名扇汗一名排沫

鑣二

原象鑣　鐵鑣　後漢書云禮制大亂兵革並作上下無法諸侯陪臣山藻藻棁降及戰國奢僭益熾削滅禮籍蓋惡奧馬文罽玉纓象鑣惡有害已之語競修奇麗之服飾以金鞍以相夸上爭錐刀之利殺人若刈草　下見鑣鐵論詳勤三註

增玉鑣　金鑣　古今樂錄曰明帝休成之樂歌曰玉鑣息節金輅懷音舉嵇康自代康聞與之書曰譬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教從制長而見羈雖似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　又文士傳曰山巨源為吏部郎欲鑣銜以馳驁兮　宋顏延之七繹曰梓工餙雕簟之輿涓人進龍圖之馬　鄭玄箋則驂則驂奪鳳蓋振鑣則圈促函夏　鮑照詩曰飛鑣出荊路鶩服入秦川　張協元武館賦曰天子翱翔郊甸順羽騎遊騁顧

原龍馬揚鑣　駮馬　時巡省龍馬騰鑣羽流光以按轡迴鸞旗而時幸

銜鑣　黃伯仁龍馬頌云揚鸞鑣今揷紅沫之幡　董子曉乘輿駮馬賦云驅觀若斯氣勢雲披銜金鑣著玉羈

增六龍齊鑣　萬軫揚鑣　王沈踐行賦曰六龍齊鑣鸞聲振振景動波迴天行星陳　又宋文帝盛景陽樓詩曰士女炫街里軒冕都城萬軫揚金鑣千舳樹蘭誼

增揚和齊鑣　李充穆天子賦曰其馬則赤驥盜驪緑耳揚和齊鑣一瞬萬里

增詩晉棗據詩眞僞各有分駑驥不齊鑣　又陶琬之詩曰我服既閑揚鑣警路哀篇清綿

增序宋袁淑游新亭曲水詩序曰離棚修幕陵遂彌阜鑣容飾綵裹野麗雲

增 諫　宋殷琰宣貴妃誄曰嚴位服于旗容尚徽謚于銘策節哀路于蕭鐘齊行鑣于輬翟

增 書　魏應璩與劉文達書僕頃倦遊談之事欲修無爲之術不能與足下齊鑣騁轡爭千里之表也　晉桓温與慕容皝書曰自滄流以北幽朔以東將軍皆以羈絡而總率之矣首尾脣齒左右力用鳴鏑揚鑣動數十萬

羈一

增 釋名曰羈檢也所以檢持制之也　字彙曰無銜曰羈　夢書曰羈韁爲相要制也夢得羈韁要約士也羈結語言往來也弊絕不用難俛仰也　淮南子巨遺人馬而解其羈遺人車而脫其轙音倚所以縛衡也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

羈二

增 通鑑唐紀曰田令孜劫僖宗幸寶雞黃門衞士從者纔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學士承旨杜讓能宿直禁中聞之步追乘輿出城十餘里得人所遺馬無羈勒解帶繫頸而乘之獨追及上於寶雞

羈三

原 馬絡　馬紲說文云羈馬絡頭也　杜預注左傳云羈馬紲也　飾金　在首　魏曹植遊俠篇云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　晉傅元良馬賦云金羈在首發

羈絏之僕 左傳曰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辭以沐謂僕人曰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絏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 **羈絏** 賈東觀漢記曰光武皇帝雖發師旁縣人馬席薦羈鞅皆有成賈而貴不侵民樂與官市 **絆蚤** 杜曳曰羈蚊絆蚤禁其非法劍蚊蠅非至精誰能知之 **金銜玉羈**

繙詩 晉孫綽詩曰野馬閑於羈澤雉屈於樊神王自有所何爲人事間 宋黃庭堅詩曰電行山立氣深穩可柰珠鞿白玉羈

以明珂鏤鞍采 **韉織勒含華** **就羈** **銜羈** 擊虞逸驥詩曰逸驥無羈鑣轡騰陸從長川剪落**就羈勒飛軒躡雲煙** 杜曳曰銜羈之馬**伏櫪之駒莫不思平原** 曠澤翹尾而馳 **繙羈** **羈** 漢書曰今漢承衰周暴秦極弊之後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羈羈而御駑馬又**社曳幽求曰珂羈鏤絆呼名趨陸不可化也** **負羈紲** **執羈勒** 左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秦伯納之羈紲從君巡于天下臣之及河子犯以辟授公子曰臣負之罪甚多矣請由此亡**昔衛獻公走反于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執守社稷若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 **原路失羈絆** **騎斷羈勒** 吳時外國傳云**加營國王好馬月支賈悉爲售之若干路失羈絆但將頭皮示王王亦售其半** 賈下詳 **良馬金羈** 前勒二 **龍馬玉羈** 晉傳元良馬賦云**纓結以輕軒節以和鈴龍馬紫金鞍翠毛白玉羈照曜雙巖下知是襄陽兒** 古今樂録曰襄陽銅鞮歌曰

增序晉孫惠三馬哀辭序曰余於物特所留心而所服三馬一時離羈感田子之愛遂作哀文云爾

障泥一

原魏百官名云黃地金縷織成萬歲障泥一具 晉書云王濟善解馬性常乘一馬著連乾障泥杜預謂濟有馬癖 世說王武子常乘一馬著連乾障泥前有水馬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馬乃渡

障泥二

原豹皮障泥 罽繡弁汗 晉書韓友盧江舒人舒縣廷掾王睦病卒死已復魂友爲策之令以丹畫版作日月置牀頭又以豹皮馬障泥臥上立愈 下詳勒三汗

增羆皮障泥

柳葉障泥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高句驪以千里馬水牛能言鳥 雲仙雜記曰王武子好馬正旦則柳葉金障泥

障泥三

原惜障泥詳前

珂一

增服虔通俗文曰勒飾曰珂 隋書禮儀志曰馬珂三品已上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 郭義恭廣志曰期調國出金銀白珠琉璃水晶器五色珠馬珂 又曰剽刀出桐華布珂珠具艾香雞舌香

珂二

增韻府羣玉曰唐張嘉貞爲相弟嘉祐爲金吾將軍每朝騶導盈巷號鳴珂里

珂三

原明珂　玉珂傳元馳射賦云明珂景服華珥采鮮張華輕薄篇云文軒樹羽蓋乘馬佩玉珂

鏤白蜃　燿珊瑚兩飾鞍馬競加雕鏤或一馬之飾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爲之傳元豫章行云輕裘綴孔翠明珂燿珊瑚

珂四

增詩唐杜甫詩曰興在驪駒白玉珂　韓愈詩曰送以紫玉珂

柝一

增周禮挈壺氏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標

柝二

增熊足　龍首　玉海曰博古圖有漢時熊足鏃斗梁山銅龍首鏃斗　原重門擊柝　函谷擊柝　繫辭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增刁斗持時　柝聲達旦　篆文曰刁斗持時鈴也通鑑西朝廷顯覆而莫持宋紀曰韓世忠與兀朮相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艤舟大艦出金帥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　原周廬擊木柝　營陣擊刁斗　宮衛官城門擊刁斗傳五夜衛士周廬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爲長樂衛尉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便不擊刁斗自衛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　漢書云李廣入爲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陣人人自

柝三

擊　擊柝　相聞　通鑑唐紀曰谷從政謂李惟岳曰相公與幽州有隙朱滔兄弟常切齒於我今天子必以爲將滔與我擊柝相聞計其間令兩虎驅若虎狼得獸也何以當之　刁斗　夜嚴　唐宣宗紀曰披荊榛而刁斗夜嚴逐豺狼而宵廬曉破動皆如意士無與京

折四

擊　詩　唐高適詩曰刁斗更嚴軍耳目戈鋋長控國咽喉

明馮汝行聞柝詩曰野柝鳴沙岸漁燈照白波淒淒風不定隱隱夜如何歷亂鄉心碎依微客夢多江聲還自擊展轉動悲歌

鹿角一

擊　魏志李通傳曰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　晉起居注曰義熙六年築壘起城于祖浦石頭城施鹿角以禦盧循　又司馬彪戰略曰遼東太守公孫淵反明帝召太尉司馬懿討之軍到襄平公圍之北面東面有圍不合連車置水中積石鎮其上以鹿角塞之

鹿角二

焚　燒鹿角　拔鹿角　魏志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次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拜征西將軍劉備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郃爲備所襲　江表傳云曹公出濡須臨江飲馬孫權率衆應之使甘寧領三千人爲前都督權密敕寧使夜入魏

軍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使拔鹿角踰壘入營斬數十級北軍驚駭鼓噪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

晉鹿角車

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于寶晉紀曰曹爽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砦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衛

作鹿角補鹿角

晉宣帝敕曰今日當將作四千人東爲三軍作營壘壘又當將斧三百枚破樹木作鹿角因使士補之賊山上望見武帝軍策令曰夏侯淵令月賊燒却鹿角塞諸郵漏處魏十五里淵將四百兵行鹿角本去營從谷中卒出淵使兵與鬬賊遂繞出其後兵退而淵未至甚可傷淵本非能用兵也軍中呼爲白地將軍爲督帥尚不當親戰況補鹿角乎

鹿角十重

魏志徐晃傳曰關羽圍曹仁于樊晃擊退之魏太祖令曰賊爲壍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直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即墨將軍之時與桓郎牋曰桓振武令下官將千二百掩襲營值天洪雨器仗沾濕塹廣深丈餘鹿角五重樓櫓嚴設自四更三唱攻過至小食時不克

鹿角三

手戰鹿角間魏略曰夏侯霸字仲權黃初中爲偏將軍子午之役霸召爲前鋒進至興世圍安營在曲谷中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角間賴救至然後解

鹿角四

表魏武帝獲宋金生表曰臣前遣討河內獲嘉之屯獲生口辭云河內有一神人宋金生令諸屯皆云鹿角不須守吾使狗爲汝守不從其言者即夜聞有軍兵聲明日視屯下但見虎迹臣輒部武猛都尉呂納將兵掩捉得生輒行軍法

原書後漢蔡邕與何驃騎書曰今令數百步內皆露見布竹篥如蝟毛賊不能飛何得卒至耶

攻具一

晉毛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朱注曰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也衝衝車也從旁突者也皆攻城之具所謂雲梯者也臨臨車也在上臨下旁衝也

太公六韜曰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圍邑則有轒轀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

周遷輿服雜事曰櫝楯令之撞車也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敵城下

又衛公兵法曰以大木為牀下置六輪上立雙牙牙有檢梯節長丈二尺有四枕相去三尺勢微回遞互相檢飛于雲間以窺城中有上城梯首冠雙轆轤枕城而上謂之飛雲梯

又曰大木為牀下安四獨輪牀上建雙陛間橫括中立獨竿首如桔槔狀其竿高下長短大小以城為準竿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隨力所制人挽其端投之其推轉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脚著地而用其旋風四脚亦隨事而用之謂之拋車

又曰作轉軸車車上定十二日弩以鐵鉤繩連轉車行軸轉引弩持滿弦推牙上弩為七衝中衝大箭一鏃刃長七寸廣五寸箭幹長三尺圍五寸以鐵鏑為羽左右各三箭次小于中箭其牙一發諸箭齊起

及七百步所中城壘無不摧捐樓櫓亦顛墜謂之車弩

又曰於城下起土爲山乘城而上古謂之土山今之壘道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置運土人以防攻擊者鑿地爲道行於城下用攻其城往往建柱積薪于柱間而燒之柱析城摧謂之地道　又曰以八輪車上樹高竿竿上安轆轤以繩挽板屈上竿首以窺城中版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列布車可進退圍城而行於營中遠視亦謂之巢車如鳥之巢即今之版屋也以版爲幔立桔槹于四輪車上懸幔逼城堞間使趫捷蟻附而上矢石所不能及謂之木幔

後漢書朱儁傳曰儁擊黃巾賊趙弘於南陽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乞降　又吳漢傳曰帝時遣人視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上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隱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敵國）　魏志公孫淵傳曰司馬宣王征淵進軍造城下爲圍壍起土山修櫓爲發石連弩射城中　吳志朱然傳曰魏遣曹眞夏侯尚等攻江陵眞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

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無恐意　蕭方等三十國
春秋曰吳王皓聞師之將興也乃使劉恪守牛渚使張
悌造攻車於戲場　又曰劉裕攻南燕得燕人張綱治
攻具既成設飛橋懸梯被以牛皮火石不能害攻城之
士得肆力焉　又沈約宋書曰竟陵王誕據廣陵反世
祖使慶之率壓造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　魯書候
君集傳曰高昌不臣出討論之不下乃刊木塞壓引撞
車毀其堞飛石如雨所向無敢當因拔其城　又李光
弼傳曰史思明攻光弼為飛樓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
又曰荔非元禮守羊馬城周擊恃衆直逼城以車千

乘載木鷰撞車麾兵填塹八道并進　兵略纂聞曰徐
達攻張士誠師抵平江達營葑門分兵營婁胥閶盤諸
門築長圍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別築臺三層下瞰城
中設火筒其上一發連中又設襄陽礮礮風著人皆死

攻具三

衝車　雲車　魏略郝昭見前篇　前篇　車類　秦書云

石車　神鉤　魏志云太祖與袁紹官渡合戰太祖軍不
蒙楯衆大懼太祖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衆號為
霹靂車　陳琳武軍賦序云即天軍于易水之陽迺建
雲梯神鉤之具　鬬車　朝車　東觀漢記曰伯升作攻城鬬
車　東觀漢書衡山王傳曰王迺使江都人枚赫陳喜作
朝車鍛矢刻天子璽

巧思　重器　王詔之晉紀曰宋王圍慕容超

張綱巧思絕人使爲攻具城上火石弓矢無所用之超黨震懾城內知亡矣　又墨子曰雲梯者重器也矢石沙灰以雨之薪火湯水以濟之如此則雲梯之功敗

蝦蟆　檳榔　宋書殷琰傳曰琰與劉勔相持勔用茅苞土擲以塞塹鄣者如雲城內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然後土續至一二日塹便欲滿復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緣隟入草火然草盡塹中土不過二三寸動乃作大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琰戶曹參軍虞挹之造碼車擊之以石車悉破壞通典禦公兵法攻城戰具篇曰作四輪車上以繩爲脊生牛皮蒙下可藏十人填隍推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敗謂之檳榔車　梁麗臨衝莊子云梁麗可以衝城梁麗車名　下詳攻具

襄陽礮　將軍礮　類纂　曰元西域人亦思馬善造礮世祖時從攻襄陽亦思馬置礮于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振天地入地七尺宋呂文煥遂以城降後每戰用之皆有功按元人始造此礮攻破襄陽世因目曰襄陽礮　唐書李密傳曰密城洛口造雲櫓三百具以機發石爲攻城械號將軍礮

鎖城法　猛火油　八編

類纂曰金宗瀛之圍太原也悉破諸懸爲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攻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壕遠分人防守又曰後梁吳子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

大木拒敵　彭排禦攻　說文曰檐建大木置石其上發爲機以拒敵也春秋傳曰檐動而鼓詩曰其檐如林釋名曰彭排也在旁排敵禦攻也

雲梯九設　雲梯遠望　墨子云墨子自齊至郢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拒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圍有餘　六韜曰凡三軍行師令衆旦則有雲梯遠望夜則有雲火萬炬

雲梯煙浮　飛梯臨雲　劉子云雲梯煙浮魯生之巧案魯攻宋城使魯般造雲梯　陳琳武軍賦云其攻也則飛梯臨雲上通紫電下過三墜

曲項木驢　尖頭木驢　梁書曰侯景爲曲項木驢攻城鐵錐以油灌之觸驢上焚之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又

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俯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又衛公兵法曰以木爲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脚下闊而上尖高七尺內可容六人以濕牛皮蒙之人藏其下臿直抵城下木石鐵火所不能敗用攻其城謂之尖頭木驢 雲車十餘丈 雲旛三百具後漢書光武紀曰王尋王邑攻昆陽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藏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爲地道衝輒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見將軍驗注

攻具四

鑽斧是其攻具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太公今民吏未兵器可以守國耒耜是其弓弩鋤耜是其矛戟鏊笠是其兜鍪鑽斧是其攻具

邊塞部一 禦邊

禦邊一

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毛詩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曰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暮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又曰戎車既飭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又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

我城彼朝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又曰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又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　又曰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　又曰六月宣王北伐也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　尚書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敷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晉又曰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

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原左傳曰晉中行穆敗狄無終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乃毀車以爲行伍爲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車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又曰晉侯訓兵于稷以略狄土　春秋考異郵曰北狄之氣主生幽都　賈誼新書曰臣聞強國戰兵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霽舞干羽而三苗服今漢帝國也宜以厚德懷服則孰敢不承帝意陛下爲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則下匈奴猶振槁也　史記曰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至高

關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　又曰始皇帝使蒙恬將
數十萬衆北擊胡悉取河南地因河爲塞築三十四縣
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因邊山險塹谿谷起臨洮至遼
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　漢書曰郅都爲雁
門太守匈奴不敢窺境至爲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
中其見憚如此　後漢書曰馬成拜揚武將軍屯常山
中山以備北邊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
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
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又曰崔寔字子夏爲五原太守
整厲士馬嚴烽候常爲邊最　又曰明帝命將北征匈

奴取俾吾爐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闐諸
國皆遣子入侍　又曰和帝永元三年班超遂定西域
因以超爲都尉治之復置戊己校尉領兵五萬人治車
師　魏志云梁習字子虞領幷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
之餘吏民亡叛習到官誘諭招納豪右以盡邊境肅清
百姓布野勸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太
祖嘉之更拜爲眞長老稱咏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有
及習者　唐通鑑曰敬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
頡利不能制會大雪牛羊馬多死民大飢鴻臚卿鄭元
璹使還言於上羣臣多勸上乘閒擊之上曰背盟不信

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
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又曰突厥寇邊朝臣請脩古
長城發民乘堡障太宗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
脩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旦夕朕方埽清沙漠安
用勞民遠脩鄣塞乎　又曰康國求内附上曰前代帝
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
今康國内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
疲勞百姓以取虚名朕不爲也遂不受　又曰并州
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
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
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　又曰李
世勣至鄯督軍山咄摩支降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
命乞致官司上大喜遣使納之詔曰朕聊命偏師遂擒
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户請爲州郡混
元以降書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上爲詩曰
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勒石於靈州　宋通鑑曰延
州諸砦多失守范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州於是大閱
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
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
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仲淹以民

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羅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脩承平永平等砦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又曰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罷

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仁宗采用其策乃復置陝西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爲體量安撫使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既爲陝西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略使畸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人爲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

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元紀曰世祖諭諸道征日本兵取道高麗毋擾其民　又曰成宗元貞元年春正月以劉國傑爲湖廣平章政事辰澧地多溪洞宋嘗遴民立屯免其繇役使禦諸蠻在澧曰臨丁在辰曰寨兵後皆廢國傑悉復其制又視盜出沒之地置戍三十八所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亘黔中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蠻不能復寇入朝賜玉帶錦衣旌其功臺臣言國傑在軍中每傾家貲賞賚將士帝命估償之　明紀曰都督顧成勦平臻部六洞螃蟹天柱天堂大坪小坪諸寇班師還京成祖永樂元年以貴安寧特賜成銀幣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遠方罷敝中國朕無取焉顧成老成能持重安邊非喜功好事之流以是特嘉獎之

禦邊二

原出遮　入保　漢書詔李陵出遮虜障　史記李牧居雁門匈奴入盜急收入保　乘障　滅烽　漢書博士狄山與張湯爭和親事上使山乘障向月匈奴斬山與頭而去　後漢書祭肜臥鼓邊亭滅烽燧障　慎守　蕩搖　後漢書祭肜臥鼓邊亭滅烽燧障　慎守　蕩搖　左傳魯桓公曰彊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　又呂相絕秦書蕩搖我邊疆　紫塞　黃沙　古今注秦所築長城土色如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　黃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里不生草木黃沙蕩然　雁塞　龍城　盛弘之荊州記梁塞北接梁州汶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際唯一處爲下朔雁由此達塞故名雁塞同於雁

門也 漢書單于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數蹛音帶蹛繞三林也公巫臣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後

思啓 勸耕 左傳申公社稷者何郡國置長吏繕城徼塞甌脫漢書漢書馬援在隴西奏置長吏勸以耕牧起塢候開導水田勸

曰分卒守徼乘塞又曰冬居其邊爲甌脫服虔云土室也

增蔥嶺 榆溪 天竺紀蔥嶺冬夏有雪有毒龍犯之則風雨晦冥飛沙揚礫過此者萬無一全西河舊事其山高大生蔥故名漢書秦蒙恬闢地數千里累土爲山植榆爲塞威震朔漠名長榆塞

一郭 三垂 漢書張湯傳居一郭問又曰周市三垂

雕題 後漢書杜篤傳注緩耳即綆耳也雕題謂刻其身以丹青涅之也

屬國 神王 漢書霍去病傳分處降者於河因其故俗爲屬國又備青傳得右賢裨王十餘人

原秦戍卒 漢尉候 漢書蕭錯言秦時戍卒死於邊輸者債於道朝今大漢東南一尉西北一候

增銅柱界 玉門關 後漢書馬援至交趾立銅柱爲漢之極界又曰班超但願生入玉門關

拂雲祠 連雲堡 唐明皇實錄朝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爲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 唐書德宗貞元三年吐蕃陷連雲堡

備邊庫 籌邊樓 唐書武宗會昌中李德裕裕首備邊庫凡諸道所助運財貨皆入焉作籌邊樓圖蜀地形日召父老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史記李牧備匈奴日殺牛饗士

原殺牛饗士 得賞分下 漢書李廣拜右北平太守匈奴聞習騎射之號曰飛將軍廣得賞賜輒分與其麾下

增瀚海 漢書李廣利統志火州地皆沙磧若遇大風則人馬相失呼爲瀚海宋史沙深

登相 天山 席箕 行者五尺不育五穀沙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述異紀

遠席 外鎮 中權 席箕一名寒蘆可爲簾古詩千里席箕草李長吉詩沙

征隴右 戍雲中 羽書朝飛 烽火夕警 長征

雁塞　苦戰漁陽　博望之窮河曲　定遠之望玉關
洗兵於交河之源　飲馬於長城之窟　將軍重圍
守疏勒而井竭　都尉深入戰居延而矢窮　方叔南
征荊蠻詩人歌之列於雅　充國西伐先零詞臣美之
著於頌

禦邊三

原詩　魏陳琳飲馬長城窟行曰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
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
汝聲男兒應當格鬬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
連連三千里　又左延年從軍行曰苦哉邊地人一歲

三從軍三子詣隴西五子遠鬬去五婦皆
懷身　宋顏延之從軍行曰苦哉遠征人畢力幹時艱
泰初略揚粵漢世爭陰山地廣旁無界巖阿上虧天嶠
霧下高鳥冰沙涸流川秋颸冬未至春液夏不涓闉烽
指荊吳胡埃屬幽燕橫海咸飛驪絕漠皆控弦馳驛發
章表軍書交塞邊接鏑赴陣首卷甲起行前羽檄馳無
絕旌旗晝夜懸臥伺金柝響起候亭燧煙逖矣遠征人
惜哉私自憐　梁簡文帝從軍行曰雲中亭障羽檄驚
甘泉烽火通夜明貳師將軍新築營嫖姚校尉初出征
復有西山將絕世愛雄名三門應遁甲五壘學神兵白

雲隨陣色蒼山荅鼓聲迤邐觀鵝翼參差觀雁行先平
小月陣却滅大宛城善馬還長樂黃金付水衡　又隴
西行曰邊秋胡馬肥雲中驚寇入勇氣特無倫輕兵救
邊急沙平不見敵嶂嶺還相及出塞豈成歌經川未遑
汲烏孫塗更阻康居路猶澀月暈抱龍城星流照馬邑
長安驛路書不還寧知征人獨佇立　吳均從軍行曰
男兒亦可憐立功在北邊陣頭橫却月馬腹帶連錢懷
戈發隴坻乘凍至遼川微誠君不愛終自直如弦　陳
張正見從軍行曰胡兵屯薊北漢將起山西故人輕百
戰聊欲定三齊風前噴畫角雲上舞飛檄雁塞秋聲遠

龍沙雲路迷燕然自可勒函谷詎須泥　又戰城南曰
薊北馳胡騎城南接短兵雲屯兩陣合劒聚七星明旗
交無復影角憤有餘聲戰罷披軍策還嗟李少卿　北
齊敕勒歌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
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北周王褒從軍行曰兵
書久閑習征戰數曾經講武平樂觀學戲羽林亭西征
度疎勒東驅出井陘牧馬濱長渭營軍毒上涇平雲如
陣色半月類城形羽書封信重詔使動流星對岸流沙
白緣河柳色青將幕恒臨斗旌門在背那勳封瀚海石
功勒燕然銘兵勢因麾下軍圖送掖庭　又出塞曰飛

蓬似征客千里自長驅塞禽唯有雁關樹但生榆背山
看故壘繫馬識餘蒲還因麾下騎來送月支圖　隋煬
帝紀遼東曰遼東海北薊長鯨風雲萬里清方當銷鋒
散馬牛旋師宴鎬京前歌後舞振軍威飲至解戎衣判
不徒行萬里去空道五原歸　又曰秉旄仗節定遼東
俘馘變夷風清歌凱捷九都水歸宴雒陽宮策功行賞
不淹留全軍藉智謀詎似南宮複道上先封雍齒侯
王冑紀遼東曰遼東浿水事龔行俯拾信神兵欲知振
旅旋歸樂爲聽凱歌聲十乘元戎纔渡遼扶濊已冰消
詎似百萬臨江水按轡空迴鑣　又曰天威電邁舉朝
鮮信次即言旋還笑魏家司馬懿詔詔用一年鳴鑾詔
踶發淆潼合爵及疇庸何必豐沛多相識比屋降堯封
　盧思道從軍行曰朝方烽火照甘泉長安飛將出祁
連犀渠玉劒良家子白馬金羈俠少年平明偃月屯右
地薄暮魚麗追左賢谷中石虎經衙箭山上金人曾祭
天天涯一去無窮已劒門迢遞三千里朝見馬嶺黃沙
合夕望龍城陣雲起庭中奇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
還白雪初下天山外浮雲直上五原間關山萬里不可
越誰能坐對芳菲月流水本自斷人腸堅冰舊來傷馬
骨邊庭節物與華異冬霰秋霜春不歇長風蕭蕭度水

來歸雁連連映天沒從軍行軍行萬里出龍庭單于渭
橋今已拜將軍何處立功名　虞世基出塞詩曰窮秋
塞草腓塞外驚塵飛徵兵廣武至候騎陰山歸廟堂千
里策將軍百戰威轅門臨玉帳大旆指金微摧朽無勍
敵應變有先機銜枚壓曉陣卷甲解朝圍瀚海波瀾靜
王庭氛露晞鼓鼙嚴朔氣原野暄寒暉勳庸震邊服歌
吹入京畿待拜長平坂鳴騶入禮闈　又曰上將三略
遠元戎九命尊緬懷古人節思酬明主恩山西多勇氣
塞北有游魂揚桴度隴坂勒騎上平原誓將絕沙漠悠
然去玉門輕齎不遑舍驚策驚戎軒懍懍邊風急蕭蕭

征馬煩雪暗天山道冰塞交河源霧烽黯無色霜旗凍
不飜耿介倚長劒日落風塵昏　明餘慶從軍行曰三
邊烽亂驚十萬且橫行風卷常山陣笳喧細柳營劒花
寒不落弓月曉逾明會取河南地持作朝方城　梁
戴暠度關山曰昔聽隴頭吟平居已流涕今上關山望
長安樹如薺千里非鄉邑四海皆兄弟軍中大體自相
襄其間得意各分曹博陵輕俠皆無位幽州重氣本多
豪馬肥首蓿葉劒瑩鵰鶡膏初征心未息復值雁飛入
山頭看月高草上知風急笛喝曲難成笳繁響還澀武
帝初承平東伐復南征薊門海作塹榆塞冰爲城催令

四校出倚望三邊平箭箙朝來動刀環臨陣鳴將軍一
百戰都尉五千兵且浚雌雄眼前利誰道功名身後事
丈夫意氣本自然來時辭第已聞天但令此心此命在
不敎烽火照甘泉　唐虞世南從軍行曰塗山烽候警
弭節度龍城冀馬樓蘭將燕犀上谷兵劒寒花不落弓
曉月逾明凜凜嚴霜節冰壯黃河絕蔽日卷征蓬浮天
散飛雪全兵值月滿精騎乘膠折結髮早驅馳辛苦事
旌麾馬凍重關冷輪摧九折危獨有山西將年年屬數
奇　駱賓王軍中行路難曰君不見玉關塵色暗邊庭
銅鞮雜騎寇長城天子按劒徵餘勇將軍受脤事橫行

七德龍韜開玉帳千重龜墨動金鉦陰山苦霧埋高壘
交河孤月照連營連營去去無窮極擁旆遙遙過絕國
陣雲朝結晦天山寒沙夕漲迷疎勒龍鱗水上開魚貫
馬首山前振鷁翼長驅萬里謽祁連分麾三令武功宣
百發烏號遙碎柳七尺龍文迴照蓮春來秋去移灰琯
蘭閨柳市芳塵斷雁門迢遞尺書稀鴛被相思雙帶緩
行路難行路難誓令氛祲靜皐蘭但使封侯龍額貴詎
隨中婦鳳樓寒　辛常伯軍中行路難曰君不見封狐
蹏虺自成羣憑深負固結妖氛玉璽分兵徵惡少金壇
授律動將軍將軍擁麾宣廟略戰士橫戈靜夷落長驅

一息背銅梁直指三危登劒閣閣道岩嶢起戍樓劒門
遥倚俯靈丘邛關九折無平路江水雙源有急流征役
無期返他鄉歲華晚杳杳丘陵出蒼蒼林薄遠途危紫
蓋峰路濕青泥坂去去指哀牢行行入不毛絕辟千里
險連山四望高中外分區宇夷夏殊風土交趾枕南荒
昆彌臨北户川原饒毒霧谿谷多淫雨行潦四時流崩
查千歲古漂梗飛蓬不暫安捫蘿引葛陟危巒昔時聞
道從軍樂今日方知行路難沿江緑水東流駛炎州丹
徼南中地南中南斗暎星河秦關秦塞阻煙波三春邊
地風光少五月瀘州瘴癘多朝驅疲斥堠夕息倦樵歌
向月彎繁弱連星轉太阿重義輕生懷一顧東伐西征
凡幾度夜夜朝朝斑鬢新年年歲歲戎衣故灞城隅滇
池水天涯望轉積地際行無已徒覺炎涼節物非不知
關山千萬里棄置勿重陳重陳多苦辛且悦清笳梅柳
曲詎意芳園桃李人絳節紅旗分日羽丹心白刃酬明
主但令一被君王知誰憚三邊征戰苦行路難行路難
岐路幾千端無復歸雲憑短翰空餘望日想長安　賀
朝從軍行曰朔風乘月寇邊城軍書插羽刺中京天子
金壇拜飛將單于玉塞振佳兵騎射先鳴推任俠龍韜
沒勝佇時英聞有河湟客愔愔理帷帝常山啓霸圖汜

水先天策衙珠浴鐵向桑乾疊旗膏劒指烏丸鳴雞已報關山曉來雁遥傳沙塞寒直爲甘心從苦節隴頭流水長嗚咽邊樹蕭蕭不覺春天山漠漠長飛雪魚麗陣接塞雲平雁翼營通海月明始看晉幕飛鵝入旋聞齊壘鳴烏聲自從一戍燕支山春光幾度晉陽關金河未轉青絲騎玉箸應啼紅粉顏鴻歸燕相續池邊芳草緑已見氛清細柳營莫更春歌落梅曲烽沈竈滅靜邊庭海晏山空肅已寧行望鳳京旋凱捷重來麟閣畫丹青

王昌齡塞下曲曰飲馬渡秋水水寒風似刀平沙日未沒黯黯見臨洮昔日長城戰咸言意氣高黄塵是今

古白骨亂蓬蒿 從軍行曰秋草馬蹄輕角弓持弦急去爲龍城戰正值胡兵襲軍氣横大荒戰酣日將入長風金鼓動白露鐵衣濕四起愁邊聲南庭時竚立斷蓬孤自轉寒雁飛相及萬里雲沙漲平原冰霰澀惟聞漢使還獨向刀環泣 又曰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門關黄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又曰玉門山嶂幾千里山北山南總是烽人依遠戍須看火馬蹋深山不見蹤 常建塞下曲曰玉帛朝回望帝鄉烏孫歸去不稱王天涯盡處無征戰兵氣銷爲日月光

王之渙涼州詞曰黄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　杜甫前出塞曰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
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又
曰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後出塞曰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
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
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
姚　劉長卿從軍行曰草枯秋塞上望見漁陽郭胡馬
嘶一聲漢兵淚雙落誰為吮癰者此事今人薄　又曰

黃沙一萬里白首無人憐報國劒已折歸鄉身幸全單
于古臺下邊色寒蒼然　張籍征西將軍曰黃沙北風
起夜半又離營戰馬雪中立探人冰上行深山旗未展
陰磧鼓無聲幾道征西將同收碎葉城　李賀塞下曲
曰胡角引北風薊門白於水天含青海道城頭見千里
露下旗濛濛寒金鳴夜刻蕃甲鎖蛇鱗馬嘶青冢白秋
盡見旄頭沙遠席箕愁帳北天應盡黃河出塞流　李
益從征北軍曰天山雪後海風寒橫笛偏吹行路難磧
裏征人三十萬一時回向月中看　馬戴關山曲曰金
鎖耀兜鍪黃雲拂紫騮鞍羌旗下戮陷壁夜中收霜霰

戎衣月關河磧氣秋箭創殊未合更遣在蘭州　宋黃庭堅征南謠曰傳聞交州初陸梁東連五溪西氐羌軍行不斷蠻標盾謀主皆收漢叛亡合浦譙門腥血沸晉興城下白骨荒謀臣異時坐致寇守臣今日媿苞桑又遣戈船下瀨水更分樓船浮豫章頗聞師出三鴟路盡是中屯六郡良漢南食麥如食玉湖南驅人如驅羊營平請穀三百萬祁連引兵九千里少府私錢不敢知大農計歲今餘幾士兵蕃馬貌虎同蝮蛇毒草篁竹中未論芻粟捐金費直思瘴癘連營空我思荊州李太守欲募蠻夷令自攻至今民歌尹殺我州郡擇人誠見功張喬祝良不難得誰借前箸開天聰詔書哀痛言語切為民一洗橫尸血摧鋒陷堅賞萬户塹山堙谷窮三穴南平舊時頗臣順欲獻封疆請旄節廟謀猶計病中原豈知一朝更屠滅天道從來不爭勝功臣好為可喜說交州雞肋安足貪漢開九郡勞臣監呂嘉不肯佩銀印徵側持戈敵百男君不見往年瀕海未郡縣趙佗閉關罷朝獻老夫竊帝聊自娛白頭抱孫思事漢孝文親遣勞苦書稽首請去黃金車得一忘十終不忍太宗之仁千古無　塞上曲曰十月北風燕草黃燕人馬肥弓力強虎皮裁鞍雕羽箭射殺陰山雙白狼青檀帳高雪不濕

擊鼓傳觴令行急我王半醉擁貂裘昭君猶抱琵琶泣
楊蟠平南謠曰海南山似刀溪惡如發弩溪山毒煙
中人骨水有蛟蜃陸豹虎蠻人猺賊行若飛縱火劫民
殺官府溪中之水漲赤血山頭積尸變成土經年鬬戰
兵已窮磔將屠城不可數官家發軍救死國萬里歡喜
得時雨誅擒凶黨功德高海水一清奏歌舞山非無險
水非無阻有地不城城亦不武將民赤肉致戈戟口不
能言心自苦　元宋无戰城南曰漢兵鏖戰城南窟雪
深馬僵漢城沒凍指控弦指斷折寒膚著鐵膚皸裂軍
中七日不火食手殺降人吞熱血漢懸千金購首級將

士銜枚夜深入天愁地黑聲啾啾鞍下髑髏相對泣偏
裨背負八十創破旗裹尸橫道旁殘卒忍死哭空城露
布獨有都護名　鄭元祐出塞曰邊塵暮尤黑鬼燐出
霜草轉戰圖報國寧慮骨枯槁人生無百年一斃不待
老但願土境富微軀奚足道勳業銘旂常秋天氣同杳
　明金幼孜隨駕北征曰萬乘統元戎鳴鑾出九重暖
塵生輦路晴雪照行宮旗影西山外笳聲落照中書生
懷武略須敵萬夫雄　又曰海色正蒼涼龍旂拂曙光
雕戈寒映日羽箭薄凝霜城闕雲中近關山笛裏長天
兵隨殺氣萬里埽欃槍　李濂戰城南曰戰城南城南

白骨高嶙峋悲風四邊來冥冥起黃塵但聞衆鬼哭不
知何方人有母倚閭有妻擣衣逢人問信不見汝歸年
年寒食家家悲啼有夢見汝面無處覓汝尸戰城南哀
復哀烏鴉暮徘徊啄人飛顱箭無人取惟有蚰蟻
圍嗟哉戍邊人到此莫思回　孫一元出塞曰四塞黃
雲接西征更北征飢鷹掠地去駿馬跑空鳴出磧河聲
咽當關山勢橫風生聞鼙鼓月黑見鐃槍草際髑髏語
雲間獵火明旋炊白登路暗擣黑山營鼓角三邊肅熊
羆萬里行提攜玉龍起擬死報明廷　唐順之海上凱
歌曰偃旗休角寂無猜百丈樓船泊不開夜半賊營流

矢滿纔驚漢將是飛來　又曰錦紈愛子亦從軍長驅
蒼頭總策勳誰奪強王萬金首帳前齊說小郎君

按論漢鼂錯論募民徙塞下曰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
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
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
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
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
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
見則足以相識歡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
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陛下詔匈奴不與和親臣

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宋何承天

安邊論曰斥堠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仗良守疆其土田驍帥振其風略蒐獵宣其號令俎豆訓其廉恥縣爵以縻之設禁以威之徭稅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奇揚旌雲朔風卷河冀電埽嵩恒燕弧折卻代馬摧足秦首斬其右臂吳蹄絕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響徒於金微之曲寇雖亂亡有徵昧弱易取若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算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並脩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性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戎申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詹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為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漢魏以來茲制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制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王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

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惟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　唐陸贄論備邊六失曰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遥制宜罷諸道防秋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爲收糴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臣爲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緣邊諸鎮有非要者隨便并之然後減姦濫虚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疆埸寧謐矣

宋司馬光論北邊事宜曰近者西戎之過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省悟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生事臣竊惟眞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爲兄弟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冊爲國主豈樂此而爲之哉誠以屈已之媿小愛民之仁大故也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翦伐柳栽者邊鄙小事而朝廷以李中祐不能禁禦別選州將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爲戒而以趙滋爲法戰鬬之端往來無窮矣況今民力彫敝倉庫虚竭將帥之人士卒不練夏國既有憤怨屢來侵寇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未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小小相

侵如漁船柳栽之數止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辨論曲直若又不聽則博求賢才增脩德政俟公私富足士馬精強然後奉辭討之

原 議漢鼂錯守邊備塞議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債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

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常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藺石礧石也渠荅鐵蒺藜也）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外蕃也）先爲室屋具田器

迺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食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與之人情非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敵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敵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增策 宋尹洙息戍策曰國家割棄朝方西師不出三十

年而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費亦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氏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羌唐禿髮歷朝侵軼爲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敝中國東漢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翦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十萬衆有益而無

損期也國家厚利募商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年亦嘗稍賈矣倘其乘我荐饑我必濟師饋饟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夏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為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為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户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為什長隊正盛秋旬閱常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傅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專其任使彼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懾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

晉書元陳天祥上書曰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不為利害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不能制亂反為亂所制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拔都總督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糧丁夫衆至二十餘萬比聞從征敗卒言西南諸夷皆重山複嶺陡澗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為或者諸蠻遠遁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

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
乞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苟欲罷不能彼諸蠻皆
烏合之衆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
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可乘之隙徐命
諸軍數道俱進恩威兼濟功乃易成　明楊一清上邊
事書曰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舍受
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
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寇甌脫巢
穴其中而盡失外險反偪南河此陝西邊患所以相尋
而莫之解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

夏使河套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里用省內
運則陝西猶可息肩也

增 碑唐呂溫三受降城碑曰夏后氏遏洪水驅龍蛇能
禦大災以活黔首周文王城朔方逐獫狁能捍大患以
安中區若非高岸峻防重門擊柝雖有盛德曷觀成功
三受降城皇唐之勝勢者也昔秦築長城右扼臨洮左
馳碣石生人盡去不足乘障兩漢之後頹爲荒丘退居
河湟矯亡秦之弊則可矣盡中國之利則未然唐興因
循未暇經啓有拂雲祠者在河之北地形雄坦控扼樞
會敵伏其下以窺域中禱神觀兵然後入寇甲不及擐

突如其來鯨一躍而吞舟虎數步而擇肉塞草落而邊
旺懼河冰堅而羽檄走爰自受命至於中興國無寧歲
景龍二年黠啜強暴瀆鄰構怨埽境西伐漠南空虛朔
方總管韓國公張仁愿躡機而謀請築三城奪據其地
跨大河以北嚮制胡馬之南牧中宗詔許橫議不撓於
是留及瓜之戍斬姦命之卒六旬雷動三城岳立以拂
雲祠爲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過朝那而北闢斥堠
迭望幾二千所捐費億計減兵萬人分形以據同力而
守東極於海西窮於天納陰山於寸眸拳大漠於一掌
驚塵飛而烽火耀孤雁起而刁斗鳴涉河而南門用晏

閉韓公猶以爲未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馳神筴鞠虎
旅看旄頭明滅與太白進退小則貢琛賚受厥角定保
塞一隅之安大則倒狼居竭瀚海空苦寒萬里之野大
略方運元勳不集天其未使我唐無北顧之憂乎厥後
賢愚迭任工拙異勢剛者黷武柔者敗律城隳險固寇
得凌軼或驅馬飲河而去或控弦睥睨而旋吾知韓公
不瞑目於地下矣今天子誕敷文德戢兵和親然而軍
志有受降如敵大易有安不忘危崇墉言言其可弛柝
亦宵鎮以元老授之廟勝廟述舊職而恢遺功外勤撫
綏內謹經略使其來不敢仰視去不敢反顧聳威馴恩

禽息荒外安固萬代術何加焉敢勒銘城隅庶復隍而
光烈不昧銘曰韓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強制以全
篆亘漢橫塞揭茲雄辟如三關龍躍出大澤並分襟帶
各閉風雷俯視陰山仰看昭回一夫登陣萬里洞開日
晏秋盡纖塵不來時維韓侯方運神妙觀釁則動乃誅
乃弔廓乎窮荒盡日所照天乎未贊不策清廟我聖耀
德罷扃北門優而柔之用息元元曷若完守推亡固存
于襄于夷永裕後昆

紀事唐孫樵書田將軍邊事曰背臨邛南馳越二百
里得嚴道郡實與沈黎越嶲俱爲邊城迫於羌蠻田在
賓將軍刺嚴道三年爲樵言曰巴蜀西迫於戎南偪於
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
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
徐呼接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鬬如值橫堵羅戈如林發
矢如蝟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
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
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
青谿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羣蠻子弟聚於錦
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
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

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巂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羣蠻嘗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戰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劒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禎民飽稻飫粱十九如瓠雖知征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以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疎而易良當賑粟則以沙而參粒邊卒將怨望之不暇能殊死而力戰乎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越巂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辟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善相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辟以俟其寇虜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無羣蠻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一

邊塞部二　威信及外夷　和戎　外夷向化

東夷總敘　朝鮮　濊　外夷二韓　百濟　新羅　肅愼國　渤海　定安　倭　日本　夫餘　豆莫婁國　高句麗　沃沮　流求　扶桑　女國　大漢　侏儒　長人國　曷蘇館　蒲型奴　元菟　豹頭人　蝦夷國　躶羅　三嶼　鐵驪　鮀羅　蒲盧毛朶

威信及外夷一

晉古今注曰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獻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匹軿車五乘皆爲司南之製使越裳氏載之以南　漢書南粵傳曰漢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

即位意諭盛德焉詔大中大夫陸賈使越賜王上褚五
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佗賈至南粵王恐
乃頓首願奉詔爲藩臣因使者北面獻白璧一雙翠羽
千犀角十紫貝五百大盞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
又匈奴傳曰孝文前六年遺匈奴書曰使者言單于
自將幷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
比疎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匹錦二十匹
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唐書薛延陀傳曰貞觀二年太宗冊拜夷男爲眞珠毗
伽可汗建牙鬱督軍山三年其弟統特勒入朝帝以精
刀寶劒賜之曰下有大過者以吾鞭鞭之夷男以爲寵
頡利大懼始遣使稱臣請尚主　又回紇傳曰突厥已
亡惟回紇與薛延陀最雄胡祿俟利發吐迷度與諸部
攻薛延陀破之遣使者獻款二十年太宗爲幸靈州次
涇陽受其功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言薛延陀不事大
國以自取亡今各有分地願歸命天子請置唐官有詔
張飲高會以唐官官之凡數千人明年復入朝乃以回
紇部爲瀚海多覽葛部爲燕然僕骨部爲金微拔野古
部爲幽陵同羅爲龜林思結爲盧山皆號都督府餘部
皆爲都督刺史即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統之六都

督七州皆隸屬以李素立爲燕然都護都督刺史給元
魚符黃金文天子方招寵遠夷作絳黃瑞錦文袍寶刀
珍器賜之帝坐祕殿陳十部樂殿前設高坫置朱提餅
其上潛泉浮酒自左閣通坫趾注之餅轉受百斛鐐盌
回紇數千人飲畢尚不能半又詔文武五品以上祖飲
尚書省共言生荒陋地歸身聖化天至尊賜官爵與爲
百姓依唐若父母然請於回紇突厥部治大涂號參天
至尊道世爲唐臣乃詔置過郵六十八所具羊馬湩肉
待使客歲內貂皮爲賦乃拜吐迷度爲懷化大將軍瀚
海都督　通鑑曰貞觀二十年十二月回紇多覽葛僕
骨拔野古同羅思結渾解薛奚結阿跌契苾白霤皆來
朝上賜宴芳蘭殿命有司百日一會二十二年二月結
骨入朝上宴之天成殿謂侍臣曰昔渭橋斬三突厥首
自謂功多今斯人在席更不以爲怪耶戊午以爲堅昆
都督是時四方君長爭遣使入獻元正朝賀常數百千
人上謂侍臣曰漢武窮兵所獲無幾豈若今日綏之以
德使窮髮之地盡爲編戶乎　明紀曰永樂二年遣通
政趙居任賜日本王冠服金銀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
十年一貢尋賜王印誥敕封爲日本國王詔名其國鎮
山曰壽陽鎮國山上爲文勒石　又曰暹羅與琉球通

好船漂福建海岸籍記船物請命上謂李至剛等曰暹羅琉球脩好番邦美事船漂至此正宜嘉卹豈可利籍其物鄉有善人猶能援人於危況朝廷統馭天下哉其令脩舟給粟俟有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導之去

威信及外夷二

德格

祭墓 漢書段會宗爲西域都護西域敬其威信及卒後漢書陳龜世習邊俗鮮卑不敢近塞上疏請誅梁冀冀知不免不食而死西域爲舉哀弔祭其墓

俱死 後漢書李膺爲度遼將軍羌人望風懼服先略男女悉還之塞下又曰鄧訓爲護羌校尉卒羌號哭以刀割面殺其馬曰鄧使君死我曹亦俱死爾

刑威

尚書舜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 左傳倉葛曰刑以威四夷 立祠

張袖受金

酔酒還鏤 魏志

旺豫宇國讓鮮卑素利等遺豫牛馬轉送入官乃密奉金三十斤豫張袖而受之後悉付外上狀詔褒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後漢書張奐爲蜀國都尉羌豪感恩上馬二十匹又遺金鐻八枚奐受之召主簿於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廚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威化大行 增地彌天區

界軼海外

文加乎日域

令肅乎河源

一尉候於西東

合車書於南北

揚旌北户之野

飲馬幽厓之水

南窮火鼠之譯

北盡燭龍之會 以上玉海

威信及外夷三

詩唐王維送劉司直赴安西曰絕域陽關道胡沙與

塞塵三春時有雁萬里少行人首蓿隨天馬葡萄逐漢

臣當今外國懼不敢覓和親 楊巨源送殷員外使北

蕃曰二軒將雨露萬里入煙沙和氣生中國熏風入外家塞蘆隨雁影關柳拂駝花努力黃雲北仙曹有雜車

馬戴送冊東夷王使曰越海傳金冊華夷禮命行片帆秋色動萬里信潮生日映孤舟出沙連絕島明翳空飜大鳥飛雪灑長鯨舊驛迴應改遐荒夢見驚何當理風楫天外問來程　周繇送入蕃使曰獵獵旗旛過大荒敕書猶帶御煙香滹沱河凍軍迴探邏沙城孤雁著行遠塞風狂移帳幕平沙日晚臥牛羊早終冊禮朝天闕莫遣蚪髭染塞霜　元迺賢送李中父高麗頒曆曰候儀太史立金鑾寶曆新成錦作盤天子垂衣朝萬國中郎仗節使三韓鮫人夜織機聲近龍女晨遊珮影寒獨卷絲綸渡遙海遠人逾覺聖恩寬　明王洪送陳員外使西蕃曰劒珮翻翻出武威關河秋色照戎衣輪臺雲滿逢人少蒲海霜空見雁稀蕃部牛羊沙際沒羌民煙火磧中微茲行總爲宣恩德不帶葡萄苜蓿歸　曾棨送陳郎中重使西域曰曾驅宛馬入神京拜命重爲萬里行河隴壺漿還出候伊涼部落總知名天連白草寒沙遠路繞黃雲古磧平却憶漢家勞戰伐道傍空築受降城

妻公主　賜都護漢書婁敬曰匈奴未可以武服宜以長公主妻之生子則爲漢外孫豈與大父亢禮哉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後漢書竇融言莎車王賢宜加位號乃因來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燻煌守裴遵上言不可詔收還賜大將軍印綬使不肯易奪之賢由是始恨　斬橫行　求可使漢書樊噲請以十萬兵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又曰武帝詔求可使絕域者　脩戎好　無寇難左傳隱二年會戎于潛始脩戎好也漢書竇融曰臣在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又爲匈奴所得從蜀直逕又無寇難天子發使四道並出　五餌　賜車服以懷口酌而手食之以懷其心　樂　封王歙侯左傳晉侯賜魏絳以樂之半曰子教寡人和諸戎故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貫焉一也邊鄙不聳諸侯威懷三也遠安五也　賜魏絳

和戎二

增詩唐送金城公主適西蕃韋元旦詩曰柔遠安夷俗和親重漢年軍容旌節送國命錦車傳琴曲悲千里簫聲戀九天唯應西海月來就掌珠圓　蘇頲詩曰帝女出天津和戎轉罽輪川經斷腸望地與析支鄰奏曲風嘶馬銜悲月伴人旋知偃兵革長是漢家親　薛稷詩曰天道能殊俗深仁乃戢兵懷荒寄赤子忍愛鞠蒼生月下瓊娥出星分寶婺行關山馬上曲相送不勝情　張說詩曰青海和親日潢星出降時戎王子壻寵漢國

舅家慈春野開離宴雲天起別詞空彈馬上曲詎減鳳
樓思　趙彦昭詩曰聖后經綸遠謀臣計畫多受降追
漢策築館許戎和俗化烏孫壘春生積石河六龍今出
餞雙鵠願爲歌　李適詩曰絳河從遠聘青海赴和親
月作臨邊曉花爲度隴春主歌悲顧鵠帝策重安人獨
有瓊簫去悠悠思錦輪　李嘉祐送崔夷甫員外和蕃
曰君過湟中去尋源未是賒經春逢白草盡日淚黃沙
雙節行爲伴孤峰到似家和戎非用武不學李輕車
郎士元送中丞和蕃曰錦車登隴日邊草正萋萋舊好
尋君長新愁聽鼓鼙河流飛鳥外雪嶺大荒西漢壘今

猶在遥知路不迷　權德輿送楊中丞和蕃曰繼好中
司出天心外國知已傳堯雨露更説漢威儀隴上應回
首河源復載馳孤峰問徒御空磧見旌麾春草鄉愁起
邊城旅夢移莫嗟行地遠此去荅恩私

外夷向化一

禮 帝王世紀曰舜時僬僥氏來貢沒羽西王母慕舜之
德來享白環　殷武詩箋曰成湯之時氏羌遠夷之國
來獻來見曰商王是吾常君　家語曰殷太戊側身思
行明養民之道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十六國　汲冢
周書王會曰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

法厥世作王會周公旦主東方所之青鳥黑鵰謂之母
兒其守營牆者衣青操弓執矛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
塵穢人前兒前兒若獼猴立行聲如小兒良夷在子在
子□身人首揚州禺禺名解㑊冠發人鹿人鹿人若鹿
迅走俞人雖馬青丘狐九尾周頭輝羝輝羝者羊也黑
齒白鹿白馬白民乘黃似騏背有兩角東越海禽歐人
蟬蛇蟬蛇順食之美姑於越納姑妹珍且甌文蜃若人
玄貝海陽大蟹自深桂會稽以鼈皆面西嚮正北方義
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央林以酋耳酋
耳者身若虎豹北唐戎以閭閭似㑊冠渠叟以鵕犬鵕

犬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樓煩以星施星施者毗旄卜盧
以紈牛區陽以鼈封鼈封者若鼉前後有首規規以麟
麟者仁獸也西申以鳳鳥丘羌以鸞鳥巴人比翼鳥方
煬以皇鳥蜀人以文翰文翰者皐雉方人以孔鳥卜人
以丹砂夷用闑木康人以桴茲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州
靡以費費其形人身都郭生生人面能言奇幹善芳善
芳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皆東嚮北方臺正東高夷
兼羊獨鹿邛邛距虛善走也孤竹距虛不令支玄獏不
屠何青熊東胡黃羆山戎戎菽其西般吾白虎屠州黑
豹禺氏騊駼大夏茲白牛犬戎文馬而赤鬣縞身目若

黃金名古皇之乘數楚每牛凶奴狡犬權扶三目自州北閭北閭者其華若羽伐其木以爲車禽人管路人大竹長沙鼈其西魚復鼓鐘鐘牛蠻揚之翟蒼梧翡翠翡翠所以取羽其餘皆可知自古之政南人致衆者皆北嚮　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獻靈膠吉光毛裘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千呂連月不散意中國有好道之君故搜奇蘊而貢神香　唐書曰貞觀十一年罽賓獻名馬太宗語大臣曰魏徵勸我脩文德安中夏今四夷君長皆來獻此徵力也　又曰貞觀二十一年十一月遠夷各貢方物其草木雜物有異於常者詔所司詳録焉護獻葡萄摩伽獻菩提木康國獻金桃伽國獻鬱金香罽賓獻俱物頭花加失畢獻鉢羅花達國獻佛土菜婆羅國獻波稜菜苦菜胡芹渾提葱薛延陀獻拔蘭鹿突厥獻馬蹄羊波斯國獻活縛蛇咄陸獻金卵雞穀胡國石蜜西域葡萄酒太宗冊文曰沙場磐薪斗極咸鸞狼山入囿潮渚歸池東旌若木西旆條支龍鄉委貢馬服來儀　又曰宰相德裕上言貞觀時遠國皆來顏師古請如周官集四夷朝事爲王會篇今點戛斯大通中國宜爲王會圖以示後世詔以鴻臚所得續著之又詔阿熱著宗正屬籍　元通鑑曰禮

部言會同館蕃夷使者時至宜令有司倣古職貢圖繪而爲圖及詢其風俗土產去國里程籍而錄之實一代之盛事從之

外夷向化二

原通道賓庭　周書武王既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

賓於漢庭　來王　率服　毛詩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又曰及彼南夷莫不率服

即敘　來歸　尚書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漢書班超揀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前世所不至於是遠國蒙奇鬼皆來歸服

咸賓　重譯　尚書旅獒太保用訓于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　後漢書和帝六年班超復擊匈奴破焉者於是五十餘國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

率職　脩教　漢書呼韓朝漢思稟正朔樂率貢職　禮記脩其教不易其俗　暨聲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民人盛壯願發五百人入朝許之　請入朝　漢書故事單于朝名王已下

敎　蒙神靈　尚書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願保塞　漢書單于上書願朝中國必有大故帝由是難之公卿亦以虛費府庫宜勿許揚雄上書曰國家雖費不可以自卑天子報書許來　又曰元帝以王嬙賜單于單于歡甚願保塞請罷邊塞休民侯應以爲不可上詔勿議罷塞

賓王門　求內屬　竹書后發即位元年諸夷賓於王門　後漢書建武中西羌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世祖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不許

俗變國風　法遵王度　邊鄙不聳

烏譯陳德　狼歌薦功　占風納貢　候月歸琛　日際奉土　月竁來賓　青徼釋警　丹冥投鋒　要荒走幣　鞮譯騭輪　火珠南獻　金桃西來　有唐林

邑之來　大漢九真之獻　觀月窟之入附　覩日勒之來遊　東謝之君繪圖王會　南蠻之質侍宴未央　烏弋黃支驗東風而受吏　雕題鑿齒識海水而來王　豐貂通犀金鵝火珠之贄史不絕言　鏤鏤雕斧霞布鈿帶之琛府無虛月　以上俱采玉海

外夷嚮化三

原詩　漢白狼王唐菆荐都夷歌曰大漢是治與天合意史譯平端不從我來聞風向化所見奇異多賜繒布甘美酒食昌樂肉飛屈申悉備蠻夷貧薄無所報嗣願主長壽子孫昌熾　又曰蠻夷所處日入之部慕義向化歸日出主聖德深恩與人富厚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寒溫時適部人多有涉危歷險不遠萬里去俗歸德心歸慈母　又曰荒服之外土地墝埆食肉衣皮不見鹽穀吏譯傳風大漢安樂攜負歸仁觸冒險狹高山岐峻緣崖磻石木薄發家百宿到洛父子同賜懷抱匹帛傳告種人長願臣僕　唐陶翰送金卿歸新羅曰奉義朝中國殊恩及遠臣鄉心遙度海客路再經春落日誰同望孤舟獨可親拂波銜木鳥偶宿泣珠人禮樂夷風變衣冠漢制新青雲已千呂知汝重來賓　包佶送日本國聘賀使東歸曰上才生下國東海是西鄰九譯蕃君

使千年聖主臣野情偏得禮木性本含仁錦帆隨風轉
金裝照地新孤城開蜃閣曉日上車輪早議來朝歲塗
山玉帛均　宋黃庭堅款塞來享曰前朝夏州守來款
塞門西聖主敷文德降書付狄鞮氈裘瞻日月縈面帶
金犀殿陛開干羽邊庭息鼓鼙永輸量谷馬不作觸藩
羝聲勢常相倚今聞定五溪　謝朓南平王歸朝曲曰
荊南萬里朝天道巫女雲荒產芳草錦鱗道賜帶盤雕
方物南來進龍腦願陪郊祀依日光供帳歸朝親奉表
勲階邑食及隸人移鎮徐戎作家廟人生富貴侯與王
四海爲家皆故鄉　元安南國王陳益稷萬歲山侍宴

曰碧漢鳴鑾隔世塵玉京開宴會星辰舞廻鼇背三山
雪酒上龍顏萬國春物被仁風榮御苑水涵聖澤溢天
津越南羈旅陪賓列咫尺光瞻日月新　明王褒送安
南使還國曰帝德如天四海同卉裳相率向華風稱藩
特奉龍函表偃武仍包虎韔弓貢自炎方歸域內心先
流水到江東路經日出知天大城與山蟠見地雄詔語
陪臣趨玉陛班隨仙仗列彤宮陳情妾曲爲蠻語賜對
從容徹聖聰駝紐新頒王印重蝗簉屢飲尚尊空承恩
共識皇華使命將母勞襲鑠翁已儗再將周日雉底須
復表漢年銅五弦曲奏鯨濤息重譯人還鳥道通蒭苡

生仁供旅食桄榔垂葉蔭詩筒部迎定見新王騎驛送
猶思上國鴻歌舞萬年常率化扶攜百越共攄忠大明
燭物今無外從此看如禹甸中

東夷總敘

案杜氏通典曰東夷有九種曰畎夷方夷干夷黃夷白
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
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昔堯命
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
夷人始叛其後后發即位賓於王門獻其樂舞桀爲暴
虐諸夷內侵商湯革命伐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
自是或服或叛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寖盛遂分遷
淮岱漸居中土周初封商太師於朝鮮時管蔡畔周乃
招誘淮夷作亂周公征定之其後徐夷僭號穆王命楚
滅之（徐偃王也）至楚靈王會申亦來同盟後越遷琅邪遂陵
暴諸夏侵滅小國秦幷天下淮泗夷皆散爲人戶其朝
鮮歷千餘年至漢高帝時滅武帝元狩中開其地置樂
浪等郡至後漢末爲公孫康所有魏晉又得其地其三
韓之地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百濟新羅魏晉以後
分三韓地新羅又在百濟之東南倭又在東南（倭烏和反）隔
越大海夫餘在高麗之北挹婁之南其倭及夫餘自後

漢百濟新羅自魏歷代並朝貢中國不絕而百濟唐顯慶中蘇定方滅之高麗本朝鮮地漢武置縣屬樂浪郡時甚微弱後漢以後累代皆受中國封爵所都平壤城則故朝鮮國王險城也後魏周齊漸強盛隋文帝時寇盜遼西漢王諒帥兵討之至遼水遭癘疫而返煬帝三度親征初渡遼水敗績再行次遼水會楊元感反奔退又往將達涿郡屬天下賊起及饑饉旋師貞觀中太宗又親征渡遼破之高宗總章初英國公李勣遂滅其國古之肅慎疑即魏時挹婁自周初貢楛矢石砮（楛音戶）至魏常道鄉公末東晉元帝初及石季龍時始皆獻之後

魏以後曰勿吉國唐則曰靺鞨焉大抵東夷書文並同華夏

朝鮮一

原杜氏通典曰朝鮮（晉張華曰朝鮮有泉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爲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周封殷太師之國漢燕王盧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浿水擊破朝鮮王準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諸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在浿水之東）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爲外臣保塞外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地

方數千里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武帝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之朝鮮尼谿相參使人殺王右渠來降遂以朝鮮爲眞蕃臨屯樂浪元菟四郡昭帝時罷臨屯眞蕃以幷樂浪元菟內屬

朝鮮二

增 舊都險瀆 嘗屬眞番 箕子所封之地 衛滿自王之都 外徼屬於秦時 故塞脩於漢代

史記朝鮮王之都王險索隱曰遼東有險瀆縣朝鮮王舊都又曰朝鮮自始全燕嘗略屬眞番史記王之都王險索隱曰遼東有險瀆縣朝鮮王舊都尚書大傳箕子不忍周釋走朝鮮封之下見前外徼屬於秦時故塞至浿水爲界

濊一

增 文獻通考曰濊亦朝鮮之地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漢武帝元朔元年濊君南閭等畔朝鮮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帝以其地爲滄海郡數年乃罷至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四郡昭帝時幷二郡入樂浪元菟復徙元菟居句麗自單大嶺以東沃沮濊貊幷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嶺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光武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棄嶺東地悉封其渠帥爲縣侯皆歲時朝賀無大君長自漢以

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户其耆舊自謂與高麗同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謹愿少嗜慾有恥男女衣皆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爲飾其俗多忌諱疾病死亡即棄舊宅種麻養蠶曉候星宿知歲豐約不以珠玉爲寶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曰舞天又祭虎以爲神其邑落有侵犯者輒相罰責牛馬名爲責禍少寇盜地多文豹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其海出斑魚皮漢時常獻之魏齊王正始六年不耐濊侯等舉邑降四時詣樂浪帶方二郡朝謁有軍政賦調如中華人焉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天顯元年二月渤海既平濊貊來貢

濊二

增 海出斑魚　地饒文豹　候星知歲　祭虎爲神　俱見前

三韓一

原 杜氏通典曰三韓後漢時通焉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五十有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與倭接凡七十八國或云百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户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

間地各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
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都目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
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 增續文獻通考曰晉武帝
太康元年二年其王頻遣使入貢方物太熙元年詣東
夷校尉何龕上獻咸寧二年復來明年又請內附其王
來朝自後無聞

三韓二

增科頭露紒 鑿背搖繩 晉書男子科頭露紒又曰年
大繩以杖搖繩終日
謹乎力作不以爲痛
少勇健者皆鑿其背皮貫以
國有長尾雞長五尺
傳初生子便以石壓其頭使偏 雞有長尾 晉書辰韓
人皆偏頭 文獻通考馬韓

百濟一

原杜氏通典曰百濟即後漢末夫餘王尉仇台之後後魏
時百濟王上表云臣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唐武德
與高麗先出夫餘
貞觀中頻遣使朝貢後王義慈與高麗取新羅三十城
又不朝貢顯慶五年遣蘇定方討平之舊有五部分統
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戶至是以其地分置熊津
馬韓東明等五都督府仍以其酋渠爲都督府刺史

增舊唐書云麟德二年百濟王扶餘隆與新羅王金法
敏會熊津城刑白馬而盟其文曰往者百濟先王迷於
逆順不敦鄰好不睦親姻結託高麗交通倭國共爲殘

暴侵削新羅破邑屠城略無寧歲天子憫一物之失所憐百姓之無辜頻命行人遣其和好負險恃遠侮慢天經皇赫斯怒恭行弔伐旌旗所指一戎大定懷柔伐畔前王之令典興亡繼絕往哲之通規事必師古傳諸曩冊故立前百濟太子司稼正卿扶餘隆為熊津都督守其祭祀保其桑梓依倚新羅長為與國各除宿憾結好和親恭承詔命永為藩服仍遣使人右威衛將軍曾城縣公劉仁願親臨勸諭具宣成旨約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刑牲歃血共敦終始分災恤患恩若弟兄祗奉綸言不敢失墜既盟之後共保歲寒若有棄信不恒二三其德興兵動衆侵犯天陛明神殛之百殃是降子孫不昌社稷無守禋祀靡滅罔有遺餘故作金書鐵契藏之宗廟子孫萬代無或敢犯神之聽之是饗是福仁願還隆懼新羅尋歸京師儀鳳二年拜熊津都督帶方郡王令歸本蕃安輯餘衆時百濟本地荒毀漸為新羅所據隆不敢還舊國而卒其孫敬則天朝襲封帶方郡王授衛尉卿其地自此為新羅及渤海蘇鞨所分百濟之種遂絕

百濟二

大姓八族　初濟百家北史百濟國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劦氏解氏

骨氏　木氏　苗韜　號曾閔於海東　葬孫陳之墓側　唐書
氏　下見前　百濟王義慈事親以孝行聞友于兄弟時人號海東曾
閔至京數日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衛尉卿就孫皓陳
叔寶墓側葬
之并為豎碑

新羅一

原　杜氏通典曰新羅國魏時新盧國其先本辰韓種也
辰韓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新羅則其一也　初為新盧
羅或曰斯羅　其國在百濟東南五百餘里　亦在高麗東南兼
北　東濱大海魏將母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
有漢時樂浪郡之
歸故國留者遂為新羅焉　增　太平御覽曰苻堅建元
十八年國王樓寒遣使衛頭獻美女其人多美髭髭長
丈餘堅曰卿言海東之事與古不同何也答曰亦猶中
國時代變革名號改易今焉得同　隋書曰其人襗有
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濊之地其王本
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傳祚至金真平開皇
十四年遣使貢方物高祖拜為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
舊唐書曰貞觀五年新羅王遣使獻女樂二人皆髽
髮美色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聲色之娛不如好德且山
川阻遠懷土可知近日林邑獻白鸚鵡尚解思鄉訴情
還國鳥猶如此況人情乎但愍其遠來必思親戚宜付
使者聽遣還家真平卒無子立女善德為王國人號聖

祖皇姑善德卒立其妹眞德爲王眞德遣其弟國相伊
贊子金春秋及其子文正來朝春秋請詣國學觀釋奠
及講論太宗因賜以所制溫湯及晉祠碑幷新撰晉書
將歸國令三品以上宴餞之優禮甚稱永徽元年眞德
大破百濟遣春秋子法敏以聞眞德乃織錦作五言太
平頌以獻帝嘉之拜法敏爲太府卿後春秋法敏遞立
卒其子政明嗣位垂拱二年政明遣使來朝因上表請
唐禮一部幷雜文章則天令所司寫吉凶要禮幷於文
館詞林采其詞涉規誡者勒成五十卷以賜之開元十
六年遣使來獻方物又上表請令入就中國學問經教

上許之二十五年其主興光卒詔遣左贊善大夫邢璹
攝鴻臚少卿往弔祭幷冊立其子承慶襲新羅王璹將
發上製詩序太子以下及百寮咸賦詩以送之上謂璹
曰新羅號爲君子之國頗知書記有類中華以卿學術
善與講論故選使充此到彼宜闡揚經典使知大國儒
教之盛又聞其人多善棊因令善棊人率府兵曹楊季
鷹爲璹之副璹等至彼大爲蕃人所敬其國棊者皆季
鷹之下於是厚賂璹等金寶及藥物等　續文獻通考
曰遼太祖九年十月新羅遣使貢方物天贊四年十一
月新羅國來貢

新羅二

增 獅子隊 雞林州舊唐書曰新羅有城邑邨落王所居曰金城周七八里備兵三千人設獅子隊文武各十有七等 又曰龍朔三年詔以新羅國爲雞林州都督府授法敏爲雞林州都督

國本秦韓 姓多金朴 北史曰新羅本辰韓種辰韓亦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國名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曰行觴相呼皆爲徒不與馬韓同 舊唐書曰國人多金朴兩姓異姓不爲婚

新羅三

增 詩 唐李端送歸中丞使新羅詩曰東望扶桑日何年是到時片帆通雨露積水隔華夷浩淼風來遠虛鳴鳥去遲長波靜雲月孤島宿旌旗別棻傳秋意徊潮動客思滄溟迷舊路何處問前期 又耿湋詩曰遠國通王化儒林得使臣六君承典冊萬里奉絲綸雲外連孤棹恩私在一身悠悠龍節去渺渺蜃樓新望裏行還暮波中歲又春昏明看日御靈怪問舟人城邑分華夏衣裳擬搢紳他時命禮畢歸路勿迷津 又皇甫冉詩曰詔使殊方遠朝儀舊典行浮天無盡處望日計前程暫喜孤山出長愁積水平野風飄疊鼓海雨濕危旌異路知文教通儒有令名還將大唐禮方外授諸生 顧況送從兄奉使新羅曰六氣銅渾轉三光玉律調河宮清奉賚海岳晏來朝地接提封入天平賜貢饒揚威輕破虜柔服恥征遼曙色黃金闕寒聲白鷁潮樓船方習戰驄

馬是嘉招帝女飛銜石鮫人賣淚綃管寧雖不偶徐福
倘相邀獨島懸空翠孤霞上汶寥蟾蜍同漢月螮蝀異
秦橋水豹橫吹浪花鷹迴拂霄晨裝凌渺灌夜泊記招
搖幾路通圓嶠何山是沃焦颶風晴自起陰火暝潛燒
鬢髮成新髮人參長舊苗扶桑迎日近折柳帶津遙夢
句愁中積魂當別處銷臨川思結網見彈欲求鴞共散
羲和曆誰差甲子朝滄波仗忠信譯語辨謳謠疊鼓鯨
鱗隱陰帆鷁首飄南溟垂大翼西海飲文鰩指景尋靈
草排雲聽洞簫封侯萬里外未肯後班超

擅頌唐新羅王金眞德太平頌曰大唐開洪業巍巍皇

獻昌止戈戎衣定脩文繼百王統天崇雨施理物體含
章深仁偕日月撫運邁陶唐幡旗何赫赫鉦鼓何煌煌
外夷遵命者翦覆被天殃淳風凝幽遠遐邇競呈祥四
時和玉燭十耀巡萬方維岳降宰輔維帝任忠良五三
成一德昭我唐家光

肅慎一

擅尚書曰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
慎之命　家語曰孔子在陳惠公賓之於上館時有隼
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惠公使
以隼如孔子之館而問焉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

之矢也　晉書曰肅愼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夫餘可六十日行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其土界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車馬不通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爲君長無文墨以言語爲約有石砮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　北史曰勿吉國在高句麗北一曰靺鞨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其人勁悍最強常輕豆莫婁等國諸國患之去洛陽五千里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洛瓌水水廣里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岳魯水又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其部落凡七種其一號粟末部其二伯咄部其三安車骨部其四拂涅部其五號室部其六黑水部其七白山部黑水部尤勁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即古肅愼氏也延興中遣乙力支朝獻迄於正光貢使相尋以至於齊朝貢不絕隋開皇初相率遣使貢獻文帝詔其使曰朕聞彼土人勇今來實副朕懷視爾等如子爾宜敬朕如父對曰臣等僻處一方聞內國有聖人故來朝拜其國西北與契丹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文帝誡之使勿相攻擊使者謝文帝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戰鬬容然其國

與隋懸隔雖粟末白山爲近煬帝初渠帥突地稽率其部降拜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與邊人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而褒寵之及遼東之役突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甚厚　金史曰靺鞨本號勿吉勿吉古肅慎地也元魏時勿吉有七部隋稱靺鞨七部並同粟末靺鞨保東牟山後爲渤海稱王傳十餘世有文字禮樂官府制度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黑水靺鞨居肅慎地東濱海南接高麗嘗以兵十五萬衆助高麗拒唐太宗敗於安市開元中來朝置黑水府以部長爲都督刺史置長史監之賜都督姓李氏名獻誠領黑水經略使五代時契丹盡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其在南者號鞾女眞其在北者號生女眞及太祖敗遼兵於境上招諭渤海人曰女眞渤海本同一家蓋其初皆勿吉之七部也

肅慎二

檀 白山　黑水　俱見前　馬紀嶺　鴨子河　金史會寧縣有馬紀嶺宣春有鴨子河　肅慎矢　見前　挹婁貂　後漢書云挹婁肅慎國也出赤玉好貂太平御覽云今謂挹婁貂是也　木皮興帝　石砮祈神　晉書云肅慎氏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　金史云其國東北有名雒常若中國七部　渤海一家　俱見前　靺鞨

渤海

五代史曰渤海本號靺鞨高麗之別種也唐高宗滅高麗徙其人散處中國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治之武后時契丹攻北邊高麗別種大乞乞仲象與靺鞨乞四比羽走遼東分王高麗故地武后遣將擊殺乞四比羽而乞乞仲象亦病死仲象子祚榮立因幷有比羽之衆其衆四十萬人據挹婁唐中宗時置忽汗州以祚榮爲都督封渤海郡王其後世遂號渤海其貴族姓大氏開平元年國王大諲譔遣使者來訃顯德常來朝貢

文獻通考曰初其王數遣諸生詣京師太學習識古今制度至是遂爲海東盛國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肅愼故地爲上京曰龍泉府領龍湖渤三州其南爲中京曰顯德府領盧顯鐵湯榮興六州濊貉故地爲東京曰龍原府亦曰柵城府領慶鹽穆賀四州沃沮故地爲南京曰南海府領沃晴椒三州高麗故地爲西京曰鴨綠府領神桓豐正四州曰長領府領瑕河二州夫餘故地爲夫餘府常屯勁兵捍契丹領扶仙二州鄚頡府領鄚高二州挹婁故地爲定理府領定潘二州安邊府領安瓊二州率賓故地爲率賓府領華益建三州拂涅故地爲東平府領伊蒙沱黑比五州鐵利故地爲鐵

利府領廣汾蒲海義歸六州越喜故地爲懷遠府領達
越懷紀富美福邪芝九州安遠府領寧鄜慕常四州又
郢銅涑三州爲獨秦州涑州以其近涑沫江蓋所謂粟
末水也龍原東南瀕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羅道也鴨綠
朝鮮道也長嶺營州道也夫餘契丹道也俗謂王曰可
毒夫曰聖主曰基下其命爲敎王之父曰老王母太妃
妻貴妃長子曰副王諸子曰王子官有宣詔省中臺省
政堂省有左右相左右平章侍中常侍諫議又有左六
司忠仁義部右六司智禮信部各有郎中員外又有武
員左右衛大將軍之屬大抵憲象中國制度服章亦有

紫緋淺緋綠及牙笏金銀魚之制餘俗與高麗契丹略
等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嘗親征渤海大諲譔拔其
扶餘府誅其守將遂圍忽汗攻破其城詔以兵衛諲譔
及族屬以出改渤海國爲東丹忽汗城爲天福冊皇太
子倍爲人皇王以居之衛送大諲譔於皇都西城名諲
譔曰烏魯古妻曰阿里只改扶餘府爲黃龍府世爲遼
重鎮

定安

增文獻通考曰定安本馬韓之種爲契丹所破糾合餘
衆保於西鄙建國改元自稱定安國宋開寶三年遣使

入朝貢獻方物太平興國中太宗方經營遠略詔其國令張掎角之勢其國亦怨寇讎侵侮不已欲依王師以攄宿忿得詔大喜六年冬遣使朝貢表云定安國王臣烏元明言臣本以高麗舊壤渤海遺黎保據方隅涉歷星紀仰覆露鴻鈞之德被漸漬無外之澤各得其所以遂物性而頃歲契丹恃其強暴入寇境土攻破城塞俘略人民臣祖考守節不降與衆避地僅存生聚以迄於今而又夫餘府昨背契丹並歸本國災禍將至無大於此所宜受天朝之密畫率勝兵而助討必欲報敵不敢違命其末題云元興六年十月日定安國王臣烏元明

表上聖皇帝殿前上答以詔書令其發兵協力同伐契丹端拱二年其王子使附獻馬雕羽鳴鏑淳化二年其王子太元使上表後不復至

倭

原杜氏通典曰倭自後漢通在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　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　魏明帝景初二年司馬懿之平公孫氏也倭女王卑彌呼遣大夫詣京都貢獻魏以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　隋文帝

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名目多利思比孤其國號阿輩雞彌華言天兒也遣使詣闕其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明年帝遣文林郎裴世清使倭國渡百濟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海岸自竹斯以東皆附庸於倭清將至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又遣大禮歌多毘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設燕享以遣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　唐貞觀五年遣新州刺史高仁表持節撫之浮海數月方至仁表無綏遠之才與其王爭禮不宣朝命而還由是遂絕　武后長安二年遣其大臣朝臣眞人貢方物眞人猶中國地官尚書也頗讀經史解屬文冠進德冠其頂百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為腰帶容止溫雅朝廷異之拜為司膳員外郎天寶末衛尉少卿朝衡即其國人

倭二

晉書明楊守陳論倭奴貢獻書曰倭奴僻在海島其俗狙詐而貪狼國初洪武間常來貢而不恪朝廷既正其罪後絕不與通著之為訓至永樂初始復來貢因肆奸

譎時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道得間則張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間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侵夷則卷民財朝貢則露國賜是間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得矣宣德末來不得間乃復稱貢而朝廷不知詔至京師燕賞豐渥捆載而歸正統中來而得間乃入我桃渚犯我大嵩劫倉庾燼室廬賊殺丞庶積骸流血如陵谷縛嬰兒於柱沃之沸湯視其啼號以爲笑樂捕得孕婦與衆計其孕之男女以剔視之賭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於是朝廷下備倭之令合浙東諸衛之軍分番防備七八年間邊氓按堵而倭奴潛伏罔敢喘焉茲者天誘其衷復來窺伺彼不得間乃復稱貢竊以爲宜降明詔歸其貢獻而驅之出境申命海道帥臣益嚴守備俟其復來則草薙而禽獮之若是則奸謀狡計破沮不行

日本一

舊唐書曰日本國者倭之別種也其國界東西南北各數千里西界南界咸至大海東界北界有大山爲限即毛人之國唐長安二年來貢方物　開元初又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詔四門助教趙元默就鴻臚寺教之乃遣元默闊幅布以爲束脩之禮題云白龜元年所得錫賚盡市文籍泛海而還其偏使朝臣仲滿慕中國

之風因留不去改姓名爲朝衡仕歷左補闕儀王友衡
留京師五十年乃還天寶十二載朝衡復入朝上元中
擢衡爲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貞元二十年遣使來朝
留學生橘免勢僧空海學問元和元年使者判官高階
真人上言前件學生藝業稍成願歸本國便請與臣同
歸從之開成四年又遣使朝貢　宋史曰雍熙元年日
本國僧奝然與其徒五人浮海而至太宗召見存撫之
甚厚賜紫衣館於太平興國寺上聞其國王一姓傳繼
臣下皆世官因歎息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
其臣亦繼襲不絕此蓋古之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寓

縣分裂梁周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胄鮮能嗣續朕雖
德慙往聖常夙夜寅恭講求治本不敢暇逸建無窮之
業垂可久之範以爲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後世襲祿位
此朕之心也其國多有中國典籍奝然之來復得孝經
一卷越王孝經新義第十五一卷皆金縷紅羅標水晶
爲軸孝經即鄭氏注者越王者乃唐太宗子越王貞新
義記室參軍任希古等撰也奝然復求詣五臺許之令
所過續食又求印本大藏經詔給之二年隨台州商人
鄭仁德歸國後數年遣其弟子喜因奉表來謝　元史
曰元世祖至元八年少中大夫祕書監趙良弼使日本

日本遣弼四郎者入朝帝宴勞遣之　續文獻通考曰
明洪武四年冬十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其僧祖朝來進
表箋貢馬方物幷僧九人來朝詔賜文綺荅之其城池
附山城築四座名聚忮樂院俱在大略等處每城周廻
三四里大石高聳三四重河闊二十餘丈內大樓閣九
層粧黃金下隔睡房百餘間嘗東西游臥令人不知以
防陰害其國有天王者自開闢以來相傳至今不與國
事不轄兵馬惟世享國王供奉而已有大國者受國事
掌兵馬盛衰強弱更替不常大國猶言國王也有官名
關白者即丞相代相更替專國政兵馬

重儒書　信佛法寰宇記云初無文字惟剋木結繩及佛經唐白居易集　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北史曰隋開皇二十年倭王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明則聽政日出便停云委我弟又帝曰此大無義理改之　黥面文身之俗　探湯螫手之刑晉書曰男子面文身隋書曰獄訟或置小石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爛咸置蛇甕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矣　四姓並爲巨族　二關以控諸州續文獻通考曰四姓爲日本巨族互相竊據爲王又曰後關白計取六十六州分爲二關東號相板關西號赤門關

詩喜王維送祕書晁監還日本國曰積水不可極安

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向國唯看日歸帆但信風鼇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爲通

【補】序王維送祕書晁監還日本國詩序曰舜覲羣后有苗不格禹會諸侯防風後至動干戚之舞興斧鉞之誅乃貢九牧之金始頒五瑞之玉我開元皇帝大道之行也天布化乾元廣運涵育無垠若華爲東道之標戴勝爲西門之候豈甘心於邛杖非徵貢於包茅亦由呼邪來朝舍於蒲萄之館卑彌遣使報以蛟龍之錦犧牲玉帛以將厚意服食器用不寶遠物百神受職五老告期況乎戴髮含齒得不稽顙屈膝海東國日本爲大服聖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正朔本乎夏時衣裳同乎漢制歷歲方達繼舊好於行人滔天無涯貢方物於天子同儀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觀不居蠻夷之邸鼆司馬名成大學官至客卿必齊之姜不歸娶於高國在楚猶晉亦何獨於由余遊宦三年願以君養遺母不居一國欲爲晝錦還鄉莊舄既顯而思歸關羽報恩而終去於是稽首北闕裹足東轅簒命錫之衣懷敬問之詔金簡玉字傳道經於絕域之人方鼎彝尊致分器於異姓之國琅邪臺上迴望龍門碣石館前窅然鳥逝鯨魚噴浪

則萬里倒迴鷁首乘雲則八風卻走扶桑若薺鬱島如萍沃白日而簸三山浮蒼天而吞九域黃雀之風動地黑壓之氣成雲猋不知其所之何相思之可寄嘻去帝鄉之故舊謁本朝之君臣詠七子之詩佩兩國之印恢我王度諭彼蕃臣三寸猶存樂毅辭燕而未老十年在外信陵歸魏而愈尊子其行乎余贈言者

表宋日本僧奝然表曰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合歡猶亢魏氏之敵雖云羊僧之拙誰忘鴻霈之誠奝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奝然附商船之離岸期魏闕於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里之山嶽易過妄以下根之卑適詣中華之盛於是宣旨頻降恣許荒外之跋涉宿心克協粗觀寓內之壞奇況乎金闕曉後望堯雲於九禁之中巖扃晴前拜聖燈於五臺之日就三藏而稟學巡數寺而優游遂使謹華廻文神筆出於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詔傳於東海之東重蒙宣恩忽趍來迹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爰待明春初到舊邑緇素欣待侯伯慕迎伏惟陛下惠溢四溟恩高五岳世超黃軒之古人直金輪之新奝然空辭鳳皇之窟更還螻蟻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縱粉

百年之身何報一日之惠染筆拭淚伸紙搖魂不勝慕恩之至

夫餘

案杜氏通典曰夫餘國後漢通焉初橐離國王（按後漢魏二史皆云夫餘國在高句麗北又按後魏及隋史高句麗在夫餘國南而隋史云百濟出於夫餘夫餘出於高句麗國王子東明之後也又謂橐離國即高麗國乃夫餘國當在高句麗之南矣若詳考諸家所說疑橐離在夫餘之北別是一國然未詳孰是）有子曰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而欲殺之東明奔走南渡掩滈水因至夫餘而王之（順帝永和初其王始來朝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以遣之夫餘本屬元菟至漢末公孫度雄張海東其王始死子尉仇台立更屬遼東時句麗鮮卑強度以夫餘介其間妻以宗女至孫位居嗣立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將兵討句麗遣元菟太守王頎（音其）詣夫餘位居遣大加郊迎供軍糧晉太康六年爲慕容廆所襲破（廆呼罪反）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武帝以何龕爲護東夷校尉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使詣龕求率見人復還舊國龕遣督郵賈沈以兵送之爾後每爲廆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又以官物贖還禁市夫餘之口自後夫餘國名不列史傳

豆莫婁

增 文獻通考曰豆莫婁在勿吉北舊夫餘也室婁之東至海方二千餘里其人土著有居室倉庫多山陵廣澤地宜五穀其人長大性強勇謹厚不寇抄其君長皆以六畜名官衣類高麗而帽大其國大人以金銀飾之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爲奴婢或言穢貊之地也

高句麗一

原 杜氏通典曰高句麗後漢朝貢云本出於夫餘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爲夫餘王妻日所照遂有孕而生及長名曰朱蒙俗言善射也國人欲殺之朱蒙棄夫餘東南走渡普述水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句麗以高爲氏 漢武滅朝鮮以高句麗爲縣屬元菟郡賜以衣幘朝服鼓吹常從元菟郡受之 後王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憎之及長勇壯和帝時頻掠遼東元菟等郡宮死元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尚書陳忠曰宮前桀黠先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弔問因責讓前罪安帝從之明年宮子遂成還漢生口詣元菟降詔曰自今以後不與縣官戰鬬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人四十匹小口半之自爾率服東垂少事 其後王位宮立齊王正始三年寇西安平在東遼五年幽州刺史毋丘儉將萬人出元菟討之戰於沸流位

宮敗走儉追至赭峴縣車策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斬首萬餘六年毋丘儉復討之位宮輕將諸加奔沃沮儉使王頎追之繞沃沮千餘里至肅慎南界刻石紀功又刊丸都山銘不耐城而還　位宮五葉孫劍爲百濟所殺其後慕容寶以句麗王安爲遼方帶方二國王至孫高璉晉義熙中以爲都督營州諸軍事璉七葉至元隋文帝時率靺鞨之衆萬餘騎寇遼西隋遣漢王諒總兵討之次遼水元惶懼遣使請罪遂班師　煬帝徵元入朝不至大業七年帝親征元頓兵於其城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敕諸將若降者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者再三帝不悟食盡師老輸糧不繼諸軍敗績還者千人而已　唐武德八年三月高祖謂羣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副高麗稱臣於隋終拒煬帝何臣之有朕敬於萬物不欲驕貴但據有土宇務共安人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可即詔述朕此懷也裴矩溫彥博進曰遼東之地周爲太師之國漢家之元菟郡耳魏晉以前近在提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乃止　二十一年李勣復大破高麗於南蘇班師至頗利城渡白狼黃巖二水皆由膝以下勣怪二水狹淺

問契丹遼源所在云此二水更行數里合而南流即稱遼水更無遼源可得也旋師之後更議再行時司空房元齡病亟謂諸子曰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惟東討不庭方爲國害吾若不言可謂銜恨入地遂封表切諫

五代史曰當唐之末其王姓高氏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封高麗國王建高麗大族也王氏三世終五代常來朝貢　文獻通考曰宋建隆三年十月高麗國王昭遣其廣評侍郎李興祐副使李廳希判官李彬等來朝貢　淳化元年三月郎中柴成務往使其國俗言陰陽鬼神之事頗多拘忌每朝廷使至必擇良月吉辰方具禮受詔成務在館踰月乃遣書於治治覽書慚懼遣人致謝焉四年正月治遣使白思柔貢方物二月遣祕書丞陳靖等自東牟趣八角海口得思柔所乘海船及高麗水工即登舟自芝罘島順風泛大海再宿抵鼇津口登陸至其國治迎使於郊盡藩臣禮先是三年上親試諸道貢舉詔賜高麗賓貢進士王彬崔罕等及第既授以官遣還本國至是靖等使回治上表以謝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神冊間高麗遣使進寶劒聖宗統和十年以東京留守蕭恒德伐高麗十一年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請罪詔取鴨綠江東數百里地賜之十三年

遣使冊治爲王遣童子十人來學本國語十四年王治表乞爲婚姻以東京留守駙馬蕭德恒女下嫁之金滅遼高麗以事遼舊禮稱臣於金元朝貢不絕終世祖世入貢者三十有六其山有名慈悲嶺者元嘗以此畫爲界明洪武二十五年其子瑤昏迷衆推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詔從其自爲聲教成桂更名旦徙居漢城遣使請改國號詔更改朝鮮自旦以來歲貢獻不絕其國置八道分統府州郡縣國分八道中曰京畿東曰江源本濊貊地西曰黃海古朝鮮馬韓舊地南曰全羅本弁韓地東南曰慶尚乃辰韓地西南曰忠清皆古馬韓域

東北曰咸鏡本高句麗西北曰平安本朝鮮故地其俗柔謹知文字喜讀書崇釋尚鬼惡殺戴折風巾服大袖衫男女相悅爲婚死三年始葬居皆茅茨衣多麻苧以田制俸以杭醞酒法無苛條刑不慘毒山川丸都神嵩北岳海鴨綠江爲大產金銀鐵水晶鹽紬苧布白硾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雞貂豹海豹皮八梢魚昆布杭黍麻榛松人參茯苓

高句麗二

祀靈星神　戴王母像

舊唐書高麗傳曰其俗多淫祀事靈星神五神門神灶神宋史曰正月七日家爲干母像戴之魏志曰東

城名溝漊　倉有桴京

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名爲幘溝漊漊溝漊者句麗名城也又曰無大倉庫家有小倉名桴京大將八十歲有國九百年唐書高麗紀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高氏自漢有國今九百年勣年八十矣出夫餘之別種有箕子之遺風舊唐書曰高麗者出自夫餘別種又曰有箕子之餘風勒石駐蹕之山獻俘含元之殿唐書曰貞觀十九年太宗親征渡遼名所幸山爲駐蹕山勒石以紀其事又曰帝坐含元殿引見勣等獻俘於庭知文字進越王新義祀鬼神稱河伯外孫五代史曰俗知文字喜讀書昭進越王新義八卷孫寰宇志曰形貌潔淨男女好事鬼神朱蒙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

高句麗三

制宋太祖賜高麗王制曰古先哲后奄宅中區曷嘗不同文軌於萬方覃聲教於四海顧予涼德猥被鴻名爰致賓王宜優錫命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元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高麗王昭日邊鍾粹遼左推雄習箕子之餘風撫朱蒙之舊俗而能占雲候海奉贄充庭言念傾輸實深嘉尚是用錫之懿號疇以公田載推柔遠之恩式將拱辰之志於戲來朝萬里美愛戴之有孚柔撫四封庶混并之無外永保東裔聿承天休可食邑七千户仍賜推誠順化保義功臣

表唐房元齡諫伐高麗表曰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服自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

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爲中國害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冊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其後延陀鴟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之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竄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日即拔遼東彼高麗者邊土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古來以魚鼈畜之宜從闊略若必欲絕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洎死囚必命三覆進素食停音樂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遼城之間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婦慈母親轄車而掩泣抱枯骨而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冤痛也伏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罷應募之衆自然中外慶賴遠肅邇安臣朝夕入地謹罄殘魂餘息儻蒙録此哀鳴即臣死且不朽 狄仁傑請拔安東表曰臣聞先王疆理天下皆是封域之內制井田出兵賦其有逆命者因而誅焉罪其君弔其人存其社稷不奪其財非欲土地之廣非貪玉帛之貨人有四支者所以扞頭目也君有四方者所以衛中國也然而蝮蛇在手既以斷

節全身狼戾一隅亦宜棄之存國漢元帝罷珠厓之郡宣帝棄車師之田非惡多而好少也知難即止是爲愛人今以海中分爲兩運風波漂蕩沒溺至多準兵計糧猶苦不足且得其地不足以耕織得其人不足以賦稅臣請罷薛訥廢安東鎮三韓君長高氏爲其主誠願陛下存亡繼絕之義復其故地此之美名高於堯舜遠矣

宋高麗國王謝表曰學生王彬崔罕等入朝肄業蒙恩並賜及第授將仕郎守祕書省校書郎仍放歸本國竊以當道薦修貢奉多歷歲年蓋以上國天高遐荒海隔不獲躬趨金闕面叩玉墀唯深拱極之誠莫展來庭之禮彬罕等幼從鮑繫嗟混迹於嵎夷不懂蓬飄早賓王於天邑纔袍裎褐玉粒桂薪堪憂食貧若爲卒歲皇帝陛下天慈照毓海量優容豐其館穀之資勗以藝文之業去歲高懸軒鑑大選魯儒彬罕接武澤宮敢萌心於中鵠濫巾英域空有志於羨魚陛下以其萬里辭家十年觀國俾登名於桂籍仍命秩於芸臺憫其懷土之心慰以倚門之望別垂宸旨令歸故鄉大造曲成鴻恩莫報臣不勝感天戴聖之至

宋柴成務遺高麗王書曰王奕葉藩輔尊奬王室凡行大慶首被徽章今國家特馳信使以伸殊寵非止

歷川塗之縣邊亦復蹈溟海之艱危皇朝愍遇亦云隆矣而乃牽於禁忌泥於卜數眩惑日者之浮說稽緩天子之命書惟典冊之垂文非卜祝之能曉是以書稱上日不推六甲之元辰禮載仲冬但取一陽之嘉會燦然古訓足以明稽所宜改圖速拜君賜倘鳳綍無滯克彰拱極之誠則龍節有輝免貽辱命之責

沃沮

增 文獻通考曰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戶五千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句麗小異衣服滿王朝鮮時沃沮皆屬焉漢武帝元封三年以沃沮城爲四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今所謂元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大嶺之東分置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爲縣漢光武六年省邊郡都尉由此罷其後皆以其縣中渠帥爲縣侯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則故縣國之制也魏毋丘儉討句麗王宮走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宮走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隅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侵掠北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巖深穴中爲守備冬月冰

凍船道不通乃下居邨落王頒別遣追討宮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者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通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出其海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在沃沮大海中

琉球一

續文獻通考曰琉球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剌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彼土人呼之為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洞洞有小王埋一邨之事　續文獻通考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邨邨中有鳥了帥並以善戰者為之自相樹立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國有曰隋煬帝令朱寬征琉球國還獲男女千餘并雜物產與中國多不同緝木皮為布甚細白幅闊三尺餘亦有細斑布幅闊一尺許又得金荊榴數十斤木色如眞金密緻而文采盤促有如美錦甚香可以為枕及案面雖沈檀不能及　又曰漳泉與福四州界內彭湖諸島與琉球相對亦素不通天氣清明時望之隱約若煙若霧

其遠不知幾千里也漢唐以來世所不載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省都鎮撫張浩赴琉球國禽生口一百三十餘後嗣王尚圓尚眞尚清分爲三曰中山王曰山北王明洪武初中山王遣子姪及其陪臣子弟入國學上喜禮遇獨優賜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自是三王嗣封皆請於朝未幾山南山北爲中山所幷嘉靖十一年國王尚眞卒朝廷遣左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以太牢祀尚眞封其子尚清嗣王清告於侃等口天朝詔敕藏金置者八葉於茲乞留詔敕爲鎮國之寶許之已來表謝又請云大明一統志中載琉球

有落漈王居辟下聚髑髏非實事杜氏通典集事淵海瀛寰錄星槎勝覽所述亦傳者妄也乞下史館從之琉球既遣人學於國學奉正朔設官職被服冠裳陳奏章表著作篇什有華風焉以土官爲武職其大夫長史通事官司朝貢定員爲文職皆三十六姓人及學於國學者爲之

琉球二

落漈

高華元史曰水至澎湖漸近琉球謂之落漈際海而居者百不一二隋書謂之落漈者水趨下不迴也凡遇颶風作漂流落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龜鼈嶼又一日便至琉球隋書曰自義安浮海至高突厥形似崑崙隋書曰衛尉共飲頗同突厥飲同朝野僉載曰人形短小似崑崙去

鬈黥手　冠羽衣毛　裹宇記曰人深目長鼻男子去鬈鬚婦人以墨黥手爲龍蛇文又曰男以鳥羽爲冠婦以罽紋白布爲帽織鬬鑷皮以羅紋白布爲帽織鬬鑷皮月令孟冬之月其聲如佩而下垂小貝其聲如佩

盈虧以知時　草榮枯以計歲　北史曰無文字望月盈虧以紀時節草木榮枯以爲年歲

草木同於江表　風氣類於嶺南　隋書曰土宜稻粱禾黍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木有楓梓樟松楩楠杉梓竹藤果藥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相類

扶桑

南史曰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爲名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爲布以爲衣亦以爲錦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爲紙無甲兵不攻戰其國法有南北獄犯輕者入南獄罪重者入北獄有赦則放南獄不赦北獄在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爲奴女九歲爲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人大會坐罪人對之宴飲分諉若死別爲以灰繞之其一重則一身屏退二重則及子孫三重者則及七世名國王爲乙祁貴人第一者爲對盧第二者爲小對盧第三者爲納咄沙國王行有鼓角導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青丙丁赤戊己黃庚辛白壬癸黑有馬車牛車鹿車國人養鹿以乳爲酪有赤梨經年不壞多蒲桃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婚

姻則壻往女家門外作屋晨夕灑埽經年而女不悅即驅之相悅乃成婚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罽賓國有比丘五人游行其國流通佛法經像風俗遂改

女國

南史曰女國在扶桑東千里其人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妊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胃前無乳頂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鹽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

文身

南史曰文身梁時聞焉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紋如獸額上三文文大者貴文小曲者賤俗歡樂物豐而賤客不齎糧國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爲塹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於水銀之上市用珍寶

大漢

南史曰大漢梁時聞焉在文身國東五千里餘無兵戈不攻戰風俗並與文身同而言語異

侏儒

文獻通考曰侏儒國人長四尺又南有黑齒裸國去倭四千餘里船行可一年至

長人國

增文獻通考曰長人國在新羅之東人類長三丈鋸牙鉤爪黑毛覆身不火食噬禽獸或搏人以食其國連山數千里有峽固以鐵闔號關門新羅常以弩士數千守之

昌蘇館

增續文獻通考曰昌蘇館不知其所始遼聖宗開泰元年其王昌里喜來朝後屢遣使來貢至天祚時馬哥餘睹等攻昌蘇館敗績始與遼絕金時昌蘇館其所屬部也

蒲里奴

增續文獻通考曰蒲里奴遼以前不可考聖宗統和時始來貢開泰十七年伐蒲里奴執其酋陶得里以獻始與遼絕

兀惹

增續文獻通考曰兀惹疑與蒲盧毛朶鄰部也故蒲盧毛朶部多有兀惹民户聖宗統和時兀惹來貢歲貢鷹馬貂皮後以其地遠詔生辰正旦外並免

紇奚

增太平御覽曰紇奚上多紇有三千餘家云是徐福後

風俗似吳人

蝦夷

增太平御覽曰蝦夷海島中小國也鬚長四尺尤善弓矢插箭於首令人載艘而去數十步射之無不中者唐顯慶四年十月隨倭國使入朝

躭羅

增續文獻通考曰躭羅高麗與國也元世祖既臣高麗以躭羅爲南宋日本衝要乃於至元十年命將平之即其地立躭羅國招討司其貢賦歲進毛施布百匹至元二十一年高麗王以爲言遂復隸高麗

三冀

增元史曰三冀近琉球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命選人招諭之平章政事伯顏等言臣等與識者議此國之民不及二百戶時有至泉州商賈者去年入琉球軍船過其國國人餉以糧食館我將校無他志也乞不遣使帝從之

鐵驪

增續文獻通考曰鐵驪亦不知其所始遼太祖天顯元年鐵驪來貢興宗重熙時授之官爲右監門衛大將軍自太祖至道宗無歲不貢至天祚始絕

蒲盧毛朶

增 續文獻通考曰蒲盧毛朶亦不詳其所始遼聖宗太平七年蒲盧毛朶部始遣使來貢其後人户亦往往來附以方物貢者相踵